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通典卷八十五

刑六

雜議

臣等謹按獄情萬變持議易滋

列祖以來

聖明天斷我

皇上指授所及惟一準諸情法之平此議刑議罰之至

當者也至於臣工之識解不一所處之時地亦殊其勢不能無異議

聖心惟虛已採酌而用之故有拘泥律文以為得當而實非有改易成例按之事理而實確凡有准駁一奉

審裁衷於一是而已惟固執已見爭辨不已者則

教戒最嚴以杜議論攻擊之漸諸臣疊奉

訓詞講明律意近復

命定議罪出入處分議者益知謹凜仰遵

皇上明刑弼教至意審慎周詳以期無枉無縱故刑憲  
歸於平允而持議罕有異同謹擇衆議之有裨於  
讞獄與部議進

呈而得

旨允行者著於篇

順治四年七月申定赦例凡犯十惡殺人盜官財  
物及強盜竊盜放火發塚受贓詐偽犯姦畧人畧



賣和誘人口奸黨讒言左使殺人故出入人罪知情故縱聽行藏匿說事過錢之類雖遇赦不原其過誤犯罪及因人連累官吏有犯公罪並從赦宥赦書臨時

欽定其特免及降減從輕者不在此限徒流人在道遇赦計程無故過限者不得以赦放若會赦在逃雖在程限內亦不放免其逃者身死所隨家口願還者聽遷徙安置人準此其徒流遷徙安置人已至配

所及謀反叛逆造畜蠱毒採生折割人殺一家三人緣坐應流者不在此限十年八月定

朝審事例每年於霜降後十日三法司會同九卿科道官將刑部現監重囚逐一詳錄分矜疑緩決情實三項具題

命下之日矜疑者照例減等緩決者仍行監禁其情實者刑部三覆奏

聞臨刑之時另本開列花名得

旨予勾之案方行處決

謹按三覆奏之法是年以刑科給事中劉餘謨言於朝行之至外

省各情實重犯秋審後法司具題即咨行各省無覆奏之例迨雍正二年特奉諭旨凡外省

重囚經秋審情實應決者亦照朝審之例法司三覆具奏誠慎重民命之意也我皇上矜恤庶

獄每歲刑部進呈秋審情實招冊必將逐案事

由一一披覽使獄情毫無遺漏而各案適輕

適重又詳為稱量比擬有迹雖涉疑似而情尚一

綫可原者既於冊內折角存記即情罪重大法無

可貸不得已予勾之案亦必反覆推勘於犯

事實款隨其節目次第折角及勾到前一日與臨

勾之時必再三檢核務俾情罪悉符猶以各省訟

牘繁多迫於時日披覽慮未周詳法司虛行

故事乾隆十四年特命朝審照例三覆秋審  
減去二覆以從務實復諭勾後將原本進呈

覆閱再行批發蓋明慎用刑之意  
有合先聖而同揆者矣

十五年五月大

理寺卿杜立德疏言熱審事宜每歲於小滿前具  
題始通行各省但路有遠近不同候部文到日方  
行審理必不能依限齊結以後外省熱審應免具  
題令各該撫按於小滿後十日舉行在京者仍題  
請審理十七年十二月給事中楊鼎疏言臣伏讀  
上諭凡秋決各犯俱令減等第按律減死一等皆為流罪  
而邇來則例不同法曹聚訟或主內流或主遠徙

未有定論若概遵新例悉流邊遠非所以仰體

皇上矜宥生全之意請

勅法司各照定例減等部議從之

康熙二年十一月刑部題覆山東總督祖澤溥審鞫原任按察使宋琬等通同于七謀反一案兩議上請一擬極典一擬流徙將原任總督祖澤溥議處

上曰據審宋琬等原無通賊情節于証唐進夏吳八等亦

堅稱烏有叛逆重罪理應詳審情實即行正法如虛即應免罪爾部將無確據之事懸揣定擬兩擬俱屬不合宋琬等著免罪總督祖澤溥亦免議處三年十二月兵部督捕左侍郎瑪希納等奏請嗣後首告逃人之人帶有逃人之主同赴具告者准咨該督撫嚴查解部若並無逃人取地方官保結咨報免提案內牽連之人質審

上曰不將被告干証提來質審則逃人獲者稀少若提來

質審不但牽連人多且往來提解甚苦以後有首告逃人在某處某家者將首告之人拿送地方官照發去口供止將窩隱之人令出質問若無逃人而挾仇控告或牽引妄扳將謊告之人加等治罪二十年六月直隸巡撫于成龍題直隸地方旗民雜處失事甚多道廳正印等官為盜案干連沉滯深為可憫祈寬限緝獲

上曰朕親巡畿輔自山海關以西永平以東一面傍海一

面臨邊盜賊無地潛藏故剽劫猶少至玉田豐潤遵化  
薊州霸州保定諸處居民稠密盜賊所以繁也令處分  
之例太嚴恐官民俱累著九卿詳議以聞二十八年六  
月湖廣道監察御史李時謙條奏弭盜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李時謙以盜案令文官舉報而緝拿責  
之武官則盜賊可弭朕就根本處言之若果家給人足  
孰肯為盜然亦托之空言則易行之實事則難朕自聽  
政以來早夜孜孜惟以吏治民生為務凡事之可行與



否俱加詳審文官管民凡巡察鄉村嚴緝奸宄是其專責今若置之不論獨責之武官則州縣兵少不但不足以緝盜即使業已緝獲文官審訊時又謂其誣良為盜此豈可行者耶朕即欲降旨申飭恐言官畏懼不言此事該部如常議覆三十年二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京師為輦轂重地人民商賈四方輻輳京城內外統轄必有專責俾稽察奸宄消弭盜賊然後商民得以安堵今城內地方既屬步軍統領管理城外

巡捕三營又屬兵部督捕衙門管轄內外責任各殊不相統攝遇有盜案反難查緝嗣後巡捕三營亦令步軍統領管理京城內外一體巡察責任既專則於芟除盜賊安輯商民庶有裨益其三營事務著確議歸併管理

三十三年四月刑部等衙門議覆民人高宏擢毆死伊兄高宏先應正法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案原供內有高宏擢之父高昇因伊子高宏先暴惡先行砍害之語今悉刪去但苟且定議

人命關係重大即使旨意未當亦宜據理執奏况議此案者止滿洲官一員漢軍官一員似此關係人命事情不多令司官詳察會議苟且結案可乎刑部嚴加申飭嗣後倘仍蹈前輒決不輕恕三十九年九月刑部奏口外偷盜馬匹之范崧擬立斬

上曰用兵之際嚴盜馬之禁故行即斬今海宇昇平兵革不試仍照前例即斬殊屬可憫范崧着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黑龍江給披甲伊徹滿洲為奴四十年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歲內秋審重案朕皆一一詳閱其字句錯誤處甚多此皆人命案件關係最重即一字一句不可錯誤乃九卿等自七月至今閱視數月其字句錯誤處並未看出一二何也此屬伊等專任似此怠忽不加詳慎可乎刑部刊此檔案先不詳審殊屬不合著交都察院嚴察議奏近看部院事件亦多錯誤朕凡事詳閱即一字之訛亦為改正嗣後爾等宜加敬慎毋忽四十五年十一月大學士等以秋審情實罪犯七十人

請

旨

上將招冊逐一詳閱反覆審定勾決者二十五人

諭大學士等曰四輔臣時每年勾決動至百餘人朕親政後數十年來每遇勾決凡有一綫可原未嘗不從寬宥直至萬無可疑始予勾決至於光棍及有關主僕之分者其罪斷不可寬也五十一年十二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辦事有年凡人命審擬事件要期悉

當乎理今陳汝咸條陳應照宋時洗冤錄較定致命傷痕處所畫一除鎗刀弓箭銅鐵等器械外木棍等俱不作兇器夫人命事件將拳毆脚踢木棍毆打致死者酌量兇器輕重以定罪之輕重則事必致舛錯如針乃最微之物將針刺人致死豈可謂針非兇器而免其罪乎孟子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由此觀之木棍亦兇器也

雍正元年十一月九卿議覆尚書盧詢條奏捕盜

官役設立賞格其窩主發黑龍江得

旨此議尚未詳盡從來盜案內盜首脫逃報稱病故者甚多如何使盜首必不漏網盜案不致羈遲之處應再詳議至於窩主有窩強者有窩竊者有知情者有不知情者有分贓者有不分贓者律內分別立決監候斬絞以至杖笞開載甚明今概行議遣黑龍江可乎又議獲盜過半免其治罪過半之外拿獲一名賞銀十兩等語夫獲盜過半免其治罪足矣過半之外拿獲一二名即加

賞賚不過地方官酌量行之以示鼓舞又何得預定數目援為定例乎再詳議尋議承緝各官不獲盜首者雖獲盜過半仍案限分別議處如盜首果係病故查有實據方准免其處分捕役拿獲盜首令州縣官從優賞賚其不獲者將家口監禁勒比至窩盜之家知情存留分別定以杖流存留三人以上者充發三姓地方著為例二年六月九卿議覆覺羅塞德疏言逃人例甚嚴而限期又迫地方官懼罪隱



匿反得潛藏應如所奏嗣後逃人在該地方居住  
已過一年地方官不行拿獲者降一級留任十家  
長里長隣居及窩主俱照不應重律責三十板完  
結不及一年者免議倘過二年發覺仍照從前定  
例治罪所居之家不知情者免議其逃人在逃所  
置有產業者將一半入官在逃之單丁男婦年過  
六十或原有廢疾即未及六十而伊主願令為僧  
道者俱免照逃人例治罪若逃後自改為僧道及

故將其身殘毀者照逃人定例又部議盜犯審實之後陸續狡供於某案行劫者概不准行至其板出夥盜在別處已經審實定罪者不必提審對質但行文問取口供查兩案輕重從重歸結以杜藉案遷延脫逃等弊七月議定官員人等有一人而兩案犯罪者前案罪輕先行題結俟後案審明仍將前案所擬輕罪叙入然後就本案所犯重罪按律定擬如前案已擬重罪後案罪輕於前亦將前

案所犯重罪聲明仍歸前案定擬如有數案犯罪將各案所擬應得之罪俱簡敘入本內具題請

旨八月議官員挪移錢糧有多至數萬兩者或以罪止擬流而任意挪用或以罪無違減而有意不完嗣後挪移一萬兩以上至二萬兩發邊衛充軍二萬兩以上者照侵盜例擬斬俱限一年全完免罪二年完者減二等三年完者減一等三年限滿不能全完查未完之數照例治罪三年二月議定官員虧

空係挪移者仍照雍正二年定例計銀數分別定罪至二萬兩以上者照侵盜例擬斬俱限一年追完免罪二年完者減二等三年完者減一等至侵欺之員請自雍正四年正月為始一千兩以下者仍照監守自盜律擬斬准徒五年一千兩以上者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遇赦不准援免四月刑部議覆雲貴督臣高其倬條奏一點省境接川楚奸棍苗頑互相勾結販賣人口一事最為地方之害嗣

後定例地方官於一年之內有能拿獲積匪苗頑者計人數分別議敘倘不能查緝為別處官弁拿獲者亦計人數降革至窩藏護送及牽合之人亦分別嚴加懲治其外省客民有買貧民子女者令報用官印不許買至四五人違者仍照興販例治罪一黔省與楚滇粵接壤多民苗互相仇殺搶劫之事嗣後定例夷人越界未曾為非者拿送本省如係偷盜搶奪助人仇殺者即在拿獲之省審明

發落又黔省有拿白放黑之習如被人刼殺力不能報復將無干之家奪其人口牛馬投以寬單令代為報復如不能代其報復則勒索銀兩取贖嗣後定例照依應得之罪加一等究擬五年二月兵部議覆雲貴督臣鄂爾泰疏言一苗民逞兇皆由兵器嗣後苗民出入止許佩數寸小刀所有一切軍器悉令繳出如有私造者即行正法一營汛兵丁不得踐踏禾苗生事擾害如該汛文武官弁不

加鈐束照溺職例治罪一兇苗刼殺原非三五塘  
兵所能擒獲應令防汛各員一面申報督撫提鎮  
一面率兵擒拿所獲賊犯文武官會同審結四月  
部議律載犯罪事發逃走在於本罪上加二等罪止  
杖一百流三千里凡知他人事發而藏匿在家者  
減罪人所犯一等不知者勿論立法過輕以致任  
意潛逃朋比隱匿請嗣後負罪潛逃之犯除笞杖  
等罪仍照律行外其徒流斬絞等罪皆加等定擬

其藏匿之家除不知情者仍照律行外知情者民人照本犯原罪治罪若係職官革職仍照本犯原罪不准折贖又奉

諭緝盜之例最難斟酌盡善如立法過嚴恐人巧圖脫卸必有誣陷冤濫之事立法稍寬又恐州縣官漫不經心捕役玩法養奸盜風愈熾此緝盜設法之難也至於失事之家往往張大其詞或以少為多或以竊為盜此又報盜之弊也但思若嚴報盜刁誣者固知斂迹恐謹良



者必至不敢報盜矣必斟酌得宜使官吏皆盡緝盜之責而不敢任意輕重事主得申被盜之苦而不敢借端生事著大學士九卿科道酌議尋議如無知愚民以奸報盜情有可原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如以人命鬪毆等事捏報為盜視其本罪輕重定擬至有司押勒諱盜除革職外仍嚴加治罪該管督撫司道府廳分別降調五月部議族人不法倘事起一時動合族公憤不及鳴官處以家法至死者即報明

該地方官審明死者所犯劣跡確有實據照罪人應死而擅殺律治以杖罪若罪不至死將為首者照應得之罪減一等免其擬抵九月吏部議覆河南督臣田文鏡疏言嗣後紳衿苛虐佃戶者鄉紳照違制例議處衿監吏員革去職銜得

旨立法貴得其平倘有奸頑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何並未議及著再議尋議嗣後奸頑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者照不應重律擬杖所欠之租勒追給主十

月

諭律載止殺姦婦者照毆妻致死律擬絞蓋恐姦情不實  
將此杜借名殺妻之弊若姦情事實而姦夫此時脫逃  
拿獲到官承認亦照此例擬罪殊非妥協著九卿議奏  
尋議本夫於姦所獲姦將妻殺死姦夫走脫後被  
拿獲到官審實不諱者將姦夫擬絞監候本夫杖  
八十著為例六年八月部議凡遇決不待時之犯  
部文到日正印官因公出境即令同城之州同州

判縣丞主簿等官會同本城之武職兵弁代行監決其無佐貳官之地方吏目典史官職卑微不便令其監決應令該知府派委府屬之同知通判經歷等官星速至該州縣會同本城之武職官弁代行監決著為定例十一月部議奴婢自行偷竊家長財物者請照竊盜律分別贓數定擬不准減等仍刺字其奴婢起意勾引外人同竊者照凡竊盜律分別贓數遞加一等治罪贓數滿貫至百二十

兩以上者照律擬絞監候三百兩以上者照監守  
自盜三百兩例擬斬俱不准援赦其被勾引之外  
人仍照竊盜例分別定擬又議秦州縣官考取代  
書給以圖記原以杜訟師之弊乃劣衿莠民藐法  
唆訟陽假代書之圖記實係訟師之捏詞嗣後應  
令地方官嚴飭代書務照本人情詞據實開寫其  
有教唆增減者照律治罪外如有將訟師底稿囑  
其謄寫者許令代書出首按律治罪如代書容隱

不首濫用圖記一體治罪劣矜挑唆詞訟應加倍  
治罪又律載証佐不言實情故行誣証致斷罪出  
入者罪減本身二等若並非實係証佐受賄徇私  
挺身硬証者應與誣告人一體治罪不准減等受  
賄者計賄以枉法從重論七年八月部議繼母將  
前母之子任意凌虐毆殺故殺者不必坐以收贖  
之虛罪即將所生偏愛之子議令抵償擬絞監候  
如凌逼前母之子致自盡者將繼母之子杖一百

流三千里未生有子者勒令歸母家不得承受其  
夫之產業九年二月給事中唐繼祖條奏捕役為盜  
較之常人尤為可惡請嗣後捕役為盜雖非造意  
為首應照造意為首律擬立決本官不行覺察照  
例革職如捕役為盜事發而本官抑勒夥盜改供  
或現充捕役而謊稱革役該上司不能查出者並  
從重處分又江湖巨盜往來地方捕役知情交結  
遇有緝捕走風漏信令其遠颺雖非得財買放與

伊承緝之案但審有交結漏信確情應照本犯治罪部議從之又議廣西武生韋尚英誣告伊弟韋養被打身死經官蒸檢屬虛應將韋尚英依誣告人謀死人命致屍遭蒸檢為首例擬絞監候再查兄弟故殺弟妹律止杖流是蒸檢已死親弟之屍其罪反重於故殺親弟之條自宜照倫序之尊卑並服制之遠近分別量減始為允協請嗣後期親以上尊長凡律內不應抵命者若誣告人謀死人



命以致蒸檢卑幼身屍仍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  
擬流加徒治罪其餘親屬尊長律有應抵之條者  
如誣告致蒸檢卑幼之屍及卑幼誣告致蒸檢尊  
長之屍者定例擬絞十二月部議凡流犯脫逃分  
別原犯流罪及免死減等為流者按脫逃次數遞  
加治罪初次脫逃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加徒役  
三年二次枷號三個月責四十板加徒役四年三  
次發邊衛充軍若係免死減等流犯初次脫逃者

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加徒役四年二次發邊衛  
充軍三次照軍犯三次脫逃律擬絞監候十一年  
三月九卿議准大學士張廷玉奏凡引用律例務  
必情罪相符如律內數事共為一條祇引所犯本  
罪若一條止斷一事不得任意刪減或律無正條  
比照某例科斷者令於疏內聲明倘承審官援引  
失入查出題叅至三法司衙門理宜一體詳慎嗣  
後刑部引例不確院寺即查明改正倘院寺駁改

猶未允協三法司堂官會同妥議如有扶同朦混  
察出議處四月部議嗣後凡守節孀婦即年非老  
疾如實係獨子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開具  
所犯罪名請

旨定奪若犯軍流徒罪者照例決杖一百餘罪依律收贖  
免死減等之犯枷號兩個月杖一百俱准存留養  
親如該犯之母已經再醮假捏孀婦或留養後改  
適人者一經查出本犯仍照原擬問罪七月尚書

張照奏准一夫毆妻死審無故殺別情者如家無承祀之人准留承祀以枷杖完結一竊盜至三犯通計贓在五十兩以下罪止滿杖者從重擬遣五十兩以上應擬徒者從重擬絞監候一承審官輒用重刑將笞杖人犯疊夾致死二命以上徒流人犯疊夾致死四命以上者以故勘平人論斬監候一斬絞人犯監禁在獄仍強橫不法及賭博等事照原擬即行正法提牢官議處禁卒治罪十二年

二月部議嗣後凡有惡徒將良人子弟強行雞姦者無論殺人與未殺人俱照光棍例為首擬斬立決為從擬絞監候雖未夥衆實因姦而致死良人子弟及將良人未至十歲之幼童誘去強行雞姦者亦照光棍為首例擬斬立決如強姦十二歲以下十歲以上幼童者擬斬監候和姦者照強姦幼女雖和同強論律擬絞監候若止一人而未夥衆又未傷人者擬絞監候傷人未死者擬斬監候未

成姦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二人強行難姦並未  
殺人者照輪姦是實依光棍例分別首從定擬又  
議覆湖北巡撫德齡疏言向例以財行求無祿人  
俱照有祿人減一等而說事過錢者或照有祿人  
減一等或照本律遞減二等殊不畫一嗣後以財  
行求說事過錢照例與受同科有祿人概不減等  
無祿人各減一等倘承審官不依例擬斷仍將說  
事過錢之無祿人照例減二等照故出入人罪議

處再行求說事亦有首從請將為首者照例科斷  
為從者再照有祿無祿遞減一等倘所許財物立  
議封貯官吏雖未收受亦應向許財之人追取入  
官將聽許之人議處三月議准廣東按察使張渠  
疏言直隸竊盜之案分別夥黨之多少並有無執  
持器械以定情罪嗣後三人以下手執兵器行兇  
雖不得財杖六十徒三年得財一兩以下計贓遞  
加一等至滿貫論絞其中有不持兵器者仍照本

律科斷四人以上雖不得財亦無器械為首徒一年為從各杖一百得財一兩以下亦計贓以次遞加如加至流三千里為首發邊衛充軍為從仍流三千里若夥衆至六人以上不論曾否得財首從皆徒三年計贓重於徒三年者為首流三千里為從各減一等贓至滿貫為首者絞為從者發邊衛充軍至十人以上不分首從並發邊衛充軍贓滿貫者仍絞再竊盜至十人以上地方官難辭咎戾



其疎防諱盜等項處分俱照強盜例十月直隸督  
臣李衛條奏一口外幅員甚廣凡遇盜案請令該  
汛武職會同文員協力緝拿一熱河監獄請專歸  
承德州管理並添設吏目一員以資督捕一八溝  
同知原為專管三處喀喇沁民人事務而設應將  
該地方人命盜案令該同知自行驗審如有關涉  
蒙古之事令會同值年章京驗審一命盜等案民  
人事件關涉蒙古者該章京行令扎薩克等交與

所轄地方查緝解送一熱河理事同知通判等所  
管案件向例先報內部定擬人犯由古北口提督  
轉解今既立知州同知等官請嗣後除在外法司  
難以定擬者仍會審徑行解部外一切旗民命盜  
照例申解該上司審擬具題議准嗣後如有無証  
據之盜案捕役奉差緝拿到官雖審非此案正盜  
但其人素行不端曾犯竊案者原與誣良有間應  
照誣良為盜充軍例減一等擬徒若其人本係良

民捕役捏稱踪跡可疑指為素行不軌及雖犯竊  
有案業已改惡為善仍復妄行緝拿拷打嚇詐逼  
勒認盜者均照誣良為盜例治罪十三年十月議  
奏嗣後有貪人言壞將遠年之坟盜發者子孫告  
發審實將盜發之人以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但  
棺久必壞塚久必平如非其子孫又無確據勾引  
匪類夥告夥証陷害無辜者將為首照誣人死罪  
未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為從者照誣告為從例

科斷若本人遠祖之坟被人發掘盜葬因將盜葬之棺發掘拋棄者雖同是發塚不必以發塚論應照祖父被人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兇人律杖六十若盜葬者尚無發塚等情止在近坟旁盜葬而本家即行發掘者應依地界内有死人不報官而輒移他處律科斷如有毀棄屍骸等情應照地界内有死人而移屍毀棄律科斷盜葬之人依本例杖八十責令遷移若非坟地止於田地場園内盜

葬而地主發掘者除開棺見屍照例擬絞外不開棺見屍者照本律減一等科斷其盜葬之人應照本例減二等杖六十亦責令遷移以上皆指凡人而言如兩造本係親屬其坟墓屍骸與本人皆有服制則兩造各照發服內親塚律科斷

乾隆三年六月部議覆御史王綱振疏言各省秋審冊內監候待質一項如續獲盜首未肯招認而從前供明之夥盜已經決遣餘盜尚未盡獲無憑

質証罪關首犯例應監候待質或有續獲之犯審  
供與原供案情相符並非首盜又未傷人原係夥  
盜因年久贓物花費遂照疑似之條監候待質又  
如獲犯並無贓據屢審堅供不認此或係夥盜或  
係無辜因餘犯在逃亦令待質伏思此等既屬疑  
似則虛實原屬未定乃歲歲待質有監至十餘年  
及二三十年者昔年之逃犯久已無迹而此等哀  
老待質之犯久淹囹圄雖有一綫可原之情概沈

獄底請

敕法司於秋審之日公同九卿將原案逐一詳查酌其  
情罪之輕重量其監候之遠近或取保或未減或  
仍行監候分別辦理至人命案內監候待質之犯  
其有情節不同之處均請一體查辦應如該御史  
所奏除罪闕斬決仍應監候外其並非首盜又未  
傷人因贓物花費監候待質人犯供認既確令九  
卿會審核明擬以遣罪如並無贓物堅供不認者

是其為盜為良尚屬未定並於秋審時核其情節酌量擬保候緝獲正犯之日再行質審至奏稱人命案內待質人犯一體辦理查現在秋審人命正犯俱係情罪重大祇因少涉疑似尚應待質與盜案不同應於秋審時詳細分別辦理其

朝審監候待質之犯亦照秋審案件一體查辦又議准凡相驗屍傷本邑與鄰邑相距不過五六十里本邑印官公出即請鄰邑印官代驗其或鄰邑地



遠不能朝發夕至者許別委佐貳代驗其代驗之  
員必係同知通判州同縣丞等官毋許濫委雜職  
謹按乾隆十八年奏准凡遇命案印官公出同城  
並無佐貳距鄰邑遙遠者即令該吏目典史驗立  
傷卑申報印官覆驗如印官不能  
即回即申請鄰邑代驗填圖通詳又議以盜案有

幫助緝毆按捺事主逼索財物者此等雖未傷人  
實亦法所難宥向例尚未分晰詳明請嗣後除造  
意為首及拒捕傷人綑縛架送事主者仍照例擬  
以法無可宥及迫於飢寒誘逼入夥並無逞兇者

仍請

旨減等外其有幫助緹毆按捺事主逼索財物者無論傷人與未傷人俱擬以法無可宥七月議拐竊案內有指引緹拐藏匿逃賣之罪未詳定例請嗣後如留歇販棍之人果有緹拐藏匿逃賣確據者即照開竈為首例同拐販首犯皆斬立決在犯事地方正法若無幫同情事有分贓確據者無論贓數多少照窩藏強盜坐家分贓例不分首從發邊衛

充軍其止知情窩留無分贓情事無論人數多少  
仍照定例為首者杖流為從者杖徒其窩販之鄰  
佑明知不首者照知而不首例滿杖五年閏六月  
九卿議奏第毆兄死遇有留養承祀者向例枷責  
完結嗣奉

諭旨以倫紀攸關枷責完結過輕改為斬監候正以孝  
弟本屬一理既不弟其兄雖留養亦必不能孝其  
親且祖宗亦必不歆其祀徒使克頑倖免倫紀有

乖故改斬監候使拘繫在獄漸化其兇殘之性然  
後留以養親承祀此仁至義盡之道也請嗣後此  
等罪犯俱改擬斬監候俟三年後該督撫查明於  
秋審冊內聲明請

旨照例加責留養承祀倘三年內遇有父母病故及有  
人承祀者仍擬情實再據刑部議救父情切毆死  
大功服兄照姪毆伯叔之例分別已成傷未成傷  
及折傷三等科罪查人子當父母被毆死生呼吸

之際此時但知有父母不知有大功兄亦但知救  
父母於急難更不知已之因此而獲罪倉惶失手  
以致毆斃是以謂之情切若分別三等勢必救父  
之時先視其大功之兄毆伊父必致折傷然後救  
之天下固無此人子且先計大功兄之罪至於流  
絞然後已之毆死可以末減計較瞻顧又豈所謂  
情切者乎請嗣後救父情切毆死本宗期功親屬  
者仍擬斬監候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但監候之後歷年秋審以此等罪犯本應立決  
改擬監候不復更寬多有入於緩決而連年監候  
者臣等伏思人子見父母被毆但知父母生死為  
急不暇詳審非克狠者比雖改擬監候已邀寬典  
而長繫囹圄情殊堪憫請於秋審時核明情由可  
矜者減等則情法似均得其平矣七月定兩家互  
毆各斃一命除尊卑服制及兩家死者多少不同  
或故殺鬪殺情罪不等仍照本律定擬外其兩家

互毆各斃一命的係各兇手本宗親屬將應擬抵

人犯免死減等發邊衛充軍

謹按乾隆二十六年又定各斃一命案內

除均係同居親屬無庸追埋外或一家被殺之命與減軍之犯有不同居共財者各於犯人名下追

銀二十兩給付死者家屬

六年十二月雲貴總督張廣泗奏民

人劉四貴等謀殺小功服侄劉先佑首犯劉四貴

照例絞監候從犯劉三貴無例可援刑部及三法

司核擬劉四貴擬絞監候劉三貴杖流並請嗣後

尊長謀殺本宗及外姪卑幼除為首者仍依故殺

律定擬外其為從加功之尊長各按服制分別已  
行已殺已傷三項各依為首之罪減一等定擬若  
同行不加功及同謀而不同行者又遞減一等七  
年三月部議侍郎張照等奏請申明致死婢女畫  
一科斷之例查例載旗人故殺白契所買之人並  
典當之人俱照故殺僱工人律擬絞監候若毆打  
死者照律治罪又定例康熙六十一年以前各旗  
所買白契之人俱不准贖身有逃走者許逃逃牌



雍正元年以後白契所買單身及帶有妻室子女之人俱准贖身若買主配有妻室者不准贖是紅契則為家人白契即為僱工而向來問刑衙門科斷為家主致死白契所買家人則照僱工人例於白契所買婢女俱照紅契定擬殊未畫一請嗣後民人於雍正十三年以前白契所買之家人照八旗之例准作家奴倘伊主毆殺故殺俱照紅契一例擬斷若乾隆元年以後除婢女招配者亦照八

旗配有妻室不准贖身之例作為家奴外其餘白契所買之人俱以白契定擬至旗民所買婢女已配給紅契家奴者准照紅契辦理九年四月刑部議覆蘇州巡撫陳大受疏稱歐德潤妻丁氏過失掄傷德潤身死查

欽頒新律妻妾毆夫條內注有妻過失殺夫當用比律之語但未明言應比何律查妻為夫服斬哀三年應以服制輕重比照科斷應比照子過失殺父母

律將丁氏杖一百流三千里係婦人決杖一百流  
罪收贖應如所請再查妻妾毆夫條下注云夫過  
失殺妻妾及正妻過失殺其妾者各勿論若妾過  
失殺家長及正妻當用比律自應分晰指明使問  
刑衙門知所遵循查妻為夫妾為家長俱服斬哀  
三年妻過失殺其夫妾過失殺其家長俱比照子  
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妾為  
正妻服期年妾過失殺正妻應比照過失殺期親

尊長律杖一百徒三年俱行決杖餘罪收贖十二

年九月

諭侵盜貪婪之犯因例內載有分年減等逾限不完仍照原擬監追之語至秋審時槩入緩決外而督撫內而九卿法司習為固然初不計二限已滿既入秋審自當處以本罪豈有虛擬罪名必應緩決之理即如立限減等原屬法外之仁至限滿不完則是明知不死更欲保其身家此等藐法無耻之徒即應照原擬

明正其罪嗣後凡二限已滿照原擬監追之犯九卿  
於秋審時核其情罪應入情實者即入於情實案內  
以彰國法朕於勾到日再為酌奪其如何分別酌核  
之處著大學士九卿妥議具奏尋議侵貪案犯二限  
已滿察其獲罪之由如係動用雜項及挪移核減  
一應著賠作為侵欺並收受借貸等款問擬貪婪  
迨監追後急圖完公者應量擬為緩決若以身試  
法贓私累累至監追二限已滿侵蝕未完尚在一

千兩以上及貪婪未完尚在八十兩以上者秋審時即列入情實請

旨勾到十三年五月刑部議奏凡直省刁民因事哄堂塞署逞兇毆官聚衆至四五十人者為首者依律斬決仍照強盜殺人例梟示其同謀聚衆轉相糾約下手毆官者雖屬為從其同惡相濟審與首犯無異亦照光棍例擬斬立決其餘從犯照例擬絞監候被脅同行者照例各杖一百如遇此等案件

該督撫先將實在情形奏

聞嚴拿正犯速訊明確如實係首惡該督撫一面具題  
一面將該犯於該地方即行梟斬並將犯事緣由  
及正法犯人姓名刻示遍貼城鄉俾愚民咸知儆  
畏如承審官不將正犯指出混指他人為首因而  
坐罪及差役誣拿平人株連無干者嚴叅治罪該  
督撫交部嚴加議處十二月刑部議奏凡統兵將  
帥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延不將實在情形

具奏貽悞國事者又凡將帥因私忿媚嫉推諉牽制以致糜餉老師貽悞軍機者又身為主帥不能克敵布散流言煽惑衆心借以傾陷他人致悞軍機者均屬有心貽悞應擬斬立決十四年九月

諭繼母如母名分甚尊其於前妻之子究無屬毛離裏之愛果其視如已出則子自當視若所生然忿戾殘刻非理凌虐者比比而是皆由法雖設而不行人心無所儆畏故也律載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嫡



繼慈養母者加一等致令絕嗣者絞律文之以加等  
治罪正以其與親生者有間當其戕害軀命則子母  
之恩已絕况致令絕嗣則得罪於其夫得罪於其夫  
之先代母子夫婦天倫盡廢執國法以繩之固殺人  
之克犯耳揆之天理人情毫無可恕朕意子果不孝  
經官驗明有據雖繼母不必治以加等及擬絞之罪  
如其無罪致死則但當治以國法而不復追論其名  
分其絕嗣擬絞亦但當論其現在之有無子息而不

必計其後此之續娶另生凡情罪可惡者以情實定  
擬與謀故人犯一併正法則慘毒之行有所畏憚庶  
足以正刑章而厚倫理著大學士九卿定議尋議繼  
母故殺前妻之子審係撫如已出而其子不孝經  
官訊驗有據即照父母故殺子孫律分別擬以杖  
徒不必援照加等之例如伊子本無違犯教令而  
繼母非理毆殺故殺者除其夫現有子嗣仍依律  
加等定擬外若現在并無子嗣即照律擬絞監候

於秋審時將情罪可惡者入情實冊內請

旨定奪十五年八月部議知府失察屬員虧空及本犯實係因公挪移者仍照原例辦理外及知府通同狗隱州縣侵欺倉庫錢糧著落代賠之項若三限已滿未完按其已未完交分數治罪以十分為率如未完之數在五分以上者杖一百至六分者杖六十徒一年每一分加一等十分無完者杖一百徒三年均不准納贖十九年五月更定僧道匠役

故殺弟子之例先是十三年部議僧尼故殺弟子  
照故殺大功卑幼律擬絞監候謀殺已行者依故  
殺罪減二等已傷者減一等已殺者依故殺律定  
擬若止毆傷亦照毆傷卑幼非折傷勿論律以上  
減凡人三等至死者照毆殺堂姪律杖流至僧尼  
毆受業師至篤疾者亦照毆大功尊長至篤疾律  
擬絞監候傷者照毆傷大功尊長律杖徒折傷以  
上加凡鬪傷一等至是大學士等奏定凡僧尼道

士因奸盜別情故殺弟子者無論已傷未傷已殺未殺悉照凡人分別定擬其有挾嫌逞兇故殺弟子及毆殺內執持金刃亮器非理扎毆致死亦同凡人論匠役人等致死弟子者亦如之八月吏部刑部會議御史王應綵奏稱檢驗不實之處分宜歸畫一查吏部則例內官員驗屍有傷報稱無傷或打傷砍傷報稱跌傷磕傷者降二級調用傷痕不全報者降一級調用至致命傷痕報出不致命

傷痕遺漏或拳傷報稱踢傷之類罪無出入者罰  
俸一年刑律開載官吏忤作因檢驗而罪有增減  
者以出入人罪論失出減五等失入減三等罪俱  
至擬徒同一檢驗不實罪有出入從處分則例則  
止於降調從律則至於擬徒未免參差互異請嗣  
後審有受財故縱情弊以至故出入人罪者仍依  
律問擬外其止於失出失入并無別情仍送吏部

照

欽定則例分別降調以歸畫一至刑部叅奏審擬之案  
或案情重大降調不足蔽辜仍聽刑部臨時酌量  
辦理二十年十二月步軍統領衙門議奏例載凡  
子孫將祖父坟園樹木斫伐私賣者照違令律例  
治罪私買者同科奴僕盜賣者計贓加竊盜一等  
治罪盜他人坟園樹木者准竊盜論其盜賣坟塋  
之房屋碑石磚瓦木植等項均照此例治罪向來  
立法太輕以至不肖之徒無所顧忌請嗣後坟園

樹木除實在乾枯者許具呈該管官查明准其砍伐外如子孫將祖父坟園樹木砍伐私賣一株至十株者杖一百枷號三個月如在十株以上即行充發奴僕盜賣者罪同盜他人坟塋樹木者杖一百枷號一個月其盜賣坟塋房屋碑石磚瓦木植者亦照此例治罪私買者照現在盜他人坟塋樹木例一體治罪所有私砍樹木等物分別入官給

主

謹按二十八年又奏定凡看坟人等如果受有房地居住代守坟塋歷有年所輒敢盜賣坟主



樹木者雖係良人均  
照奴僕盜賣例辦理

又部議外祖父母與本家期

親尊長無異母舅兩姨新改小功服制其中有名  
稱同而實不同者如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皆外  
祖父母舅姨也查新例繼母非理毆故殺前妻之  
子若現無子嗣即照律擬絞於秋審時入情實冊  
內請

旨定奪是繼母不得比於親母其義甚明設有繼母之  
父母毆殺故殺其壻前妻之子反得減等徒流則

於情法俱乖竊按禮記云親母死於室則為其黨服而不為繼母之黨服是母死而父再娶其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一切皆以凡論據經可以定例也請嗣後凡於母黨有犯除親母嫡母本身母黨屬仍照服制定擬外其餘均同凡論著為例二十年七月定例凡金刃扎傷本管官者斬決仍定限保辜其限內死者該犯妻子發遣傷痕平復者妻子免遣至是大學士等議奏保辜之限專為該

犯妻子發遣免遣之分與該犯毫無干涉若候保辜限滿始行題達轉令免犯得以苟延時日請嗣後遇有此等犯案刑部即將本犯具題正法於本內聲明俟保辜限滿再將該犯妻子照例分別辦理十月部議湖北巡撫莊有恭奏律載吏卒謀殺六品以下長官并佐貳首領官各依凡論之條不得其平請照軍士謀殺本官律向查部民謀殺本屬長官軍士謀殺本管官吏卒謀殺本部五品以

上長官已行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  
本注內卒吏故殺六品以下長官并佐貳首領官  
各依凡論又吏卒毆六品以下長官各減毆五品  
以上三等此原定之律文也例載因事聚衆將本  
官及監臨官毆打綁縛者不分首從發極邊充軍  
此舊有之成例也乾隆十二年定直省刁民因事  
鬧堂塞署逞兇毆官至四五十人者為首照強盜  
例斬決梟示同惡相濟轉相糾約下手毆官者照

光棍例斬決為從者絞候又例載軍民人等毆死  
在京現任官員照毆死本管官律斬候謀殺者斬  
決八旗兵丁不服管教將本管官毆死者若開散  
及護軍披甲人記仇將該管官動兵及致傷者本  
犯即行正法此現行之則例也現在辦理毆傷本  
官之案俱照現行則例擬罪特未明著科條請嗣  
後直省部民軍士吏卒有犯罪在官不服拘拿審  
斷或挾仇逞兇殺害本官者拿獲之日無論本官

品級及有無謀故等情審明已殺者不分首從皆  
斬立決已傷者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及下手  
者絞候其聚眾逞兇者仍照定例並該管官恃有  
嚴例任意凌虐及不守官箴自取侮辱各案其情  
罪輕重臨時酌量分別比引辦理二十四年九月  
江西按察使亢保議奏律載為人後者為本生親  
屬服皆降等服降則罪亦宜降應否與本生親屬  
有犯照所後服制律分別定擬又查毆期親尊長

律注云兄弟雖為人後姊妹雖出嫁降服其罪亦同若出繼之兄毆弟者依現服制科斷又毆大功以下尊長律注云族兄出繼族姊出嫁不作無服是否卑幼犯尊長俱按本服尊長於卑幼悉依現服

敕下部議尋議律載為人後者為本生親屬降服而不復立有犯科條蓋服定則罪定無庸複贅也自律注措詞既不該備引用遂多疑義應請嗣後為人

後者於本生祖父母父母有犯仍照所後服制定  
擬外其伯叔兄姊以下均照律圖降一等科罪尊  
長之於卑幼亦如之例注二則均請刪除二十五  
年三月河南按察使蔣嘉年奏鄰佑因聞事主聲  
喊失竊前往協捕將賊人毆打致死者例內未設  
專條向例多比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  
擬絞監候似覺情輕法重請照減鬪殺二等例定  
擬部議嗣後除賊犯持杖拒捕者格殺之不問事



主鄰佑俱照例勿論外如有攜贓逃遁鄰佑人等  
直前追捕倉猝毆斃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  
以致毆打戕命者照事主毆打致死減鬪殺罪二  
等例杖一百徒三年若業已拿獲輒復疊毆或捕  
人多於賊犯倚衆共毆及恃強逞兇致死者仍照  
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定擬共毆之餘人仍照例  
杖一百四月部議凡官司差人捕獲罪人有聚衆  
中途打奪毆差致死者為首斬決為從下手者絞

決其傷差未至死者首犯照例絞候但經聚衆奪犯雖未傷人亦照因而傷人例從重擬絞餘仍照律分別坐罪若數年後此風稍息請

旨仍覆舊例遵行其非聚衆及不於中途打奪者各按本律注分別辦理時廣東按察使來朝奏罪人在家毆差奪犯傷人至死僅擬絞候未足蔽辜請酌更條例事下兩廣總督李侍堯詳議尋議凡罪人在家拒捕如造意糾集兇黨至三人以上均係持

械下手共毆者不論殺人傷人俱照中途打奪現  
行定例分別首從治罪其並未糾約聚衆僅因一  
時爭鬪拒毆致斃人命者俱照本律分別擬議設  
係有心欲殺究明謀故確情除有罪本犯自行殺  
傷仍坐以罪人拒捕律外若本犯無罪及非所勾  
攝仍係謀殺按照本律分別首從擬議係故殺為  
首者應斬監候為從下手者發邊衛充軍部議從  
之五月部議疎脫重囚與故縱有別律例所載各

按所犯輕重有減囚罪二等者亦有罪止滿杖者  
勒限緝拿限內能自捕得及他人捕得俱准免罪  
未免法輕易犯請嗣後押解斬絞重犯除受賄徇  
情故縱依新例照禁卒賄縱罪囚辦理外其違例僱  
替托故潛回無故先後散行止留一人押解者改  
照故縱律與囚同罪不准照舊例減罪囚二等問  
擬果係依法管解偶致疎脫審有確據者除依律  
治罪外仍勒限緝拿他人捕得亦不准寬免六月

部議廣東按察使來朝條奏查私鑄銅錢房主鄰佑甲長俱有分別治罪專條而私鑄鉛錢定例惟有里長知而不首者杖一百不知者不坐之文其房主鄰佑未經詳及應如所請嗣後私鑄鉛錢之案如有夥衆開爐鑄至十千以上者房主鄰佑甲長知而不首者俱杖八十徒三年失於查察者杖八十其實係窮鄉僻壤鄰里較遠或空房別舍誤借匪人不及查察者方准依例以不知科斷二十

六年六月江西布政司湯聘奏請將同謀共毆之  
案如驗係傷皆致命者無論當時身死將先後下  
手之犯一併收禁解審二十七年閏五月部議各  
省州縣命盜無庸先據初供報部仍照例於命案  
初到驗訊時取具供招申報各該上司以憑覆審  
查核俟得確情審擬定案備敘初供題達以期虛  
公勘斷至同謀共毆致死人命之案仍請止將正  
兇解審以免拖累得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通典  
卷八十五

旨允行并

諭刑名案件情偽微曖變幻百出若事事曲為逆億雖  
日定一例豈能遍給乎惟在司刑者臨事詳察案情  
參酌令典期於平允徒鰓鰓然各逞己見議改議增  
適以變舊章而滋分擾於讞獄之道有何裨益著傳  
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十一月部議覆左侍郎錢維  
城條奏二事一竊刼之犯如在湖河舟次格鬪致斃  
屍墮水中漂流不獲及山谷險隘猝然禦暴屍沉

溪澗者應如所奏仍依格殺本律勿論毋庸牽引  
棄屍之條若室中晝夜格捕姦盜之案或曠野道  
路格傷拒捕之竊盜本係不應擬抵而畏罪心切  
以致毀棄掩埋移投坑井者應照地界內有犯人  
不報官司私自掩埋律杖八十因而遺失者照地  
界內有死人移置他所以致失屍律杖一百如格  
殺之後懷挾夙嫌逞忿殘毀或投之水火或割剝  
損傷仍照毀棄死屍律科罪一本夫及應許捉姦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通典  
卷八十五

四

非登時而殺仍照晝夜無故入人家例擬以杖徒  
外其有促姦非登時殺死不拒捕姦夫者或係倉  
猝毆死即照本例原文以罪人不拒捕而殺之例  
論絞或係有心致死及拘執而殺即依罪人不拒  
捕及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絞不得與平人同科  
若雖係捕獲姦夫又因他故致死者自當仍以謀  
故論至已經犯姦有據又復逞姦拒捕雖非登時  
自應如所奏一依罪人拒捕律科斷二十九年三

月部議姦夫姦婦因事敗露商謀同死有姦婦逼  
令姦夫買藥同飲姦婦毒重殞命姦夫得灌救不  
死者有姦婦逼令姦夫持刀代割先死者姦夫隨  
後自抹未死者并將姦夫照犯罪時僱人傷殘因  
而致死減鬪殺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三十二  
年四月部議各省改發伊犁烏魯木齊等處安插  
人犯為數過多種地兵丁約束非易酌請嗣後如  
情罪較重者仍隨時酌發外從前所定應發新疆

二十二年條內一克徒因事忿爭執持軍器毆人

至篤疾者

謹按原例邊衛充軍乾隆二十二年奏准改發

一偷盜圍場木

植牲畜犯至二次三次者

謹按原例二次枷號兩個月三次枷號三個月

乾隆二十七年奏准改發

一旗人正身犯積匪者

謹按原例發遣寧古塔乾

隆三十年奏准改發

一拿獲逃人不將實在窩盜之人指出

再行妄扳者

謹按原例發寧古塔乾隆二十七年奏准改發

一移住拉林

閑散滿洲有犯二次逃走尚未出境者

謹按向無條乾隆

二十九年奏准定例

一派往駐防滿洲兵臨行及中途脫逃

者

謹按向無條乾隆二十年奏准定例

按其情節尚非積慣兇徒

易於約束仍請照例分別僉妻發往所有積匪猾  
賊回民行竊各項十六條改發之處概行停止其  
原例發遣極邊烟瘴充軍及黑龍江者仍照原配  
地方發遣餘俱照原例所定地方各加一等改發  
又陝甘總督吳達善審擬甘肅巨窩馬得鰲積聚  
多匪助資外出竊劫客商積案累累將馬得鰲請  
旨斬決妻子發往伊犁給與兵丁為奴夥犯內屢次行

竊滿貫為首之閻景彩馬甫臣請

旨絞決為從行竊多次之馬老二苟老三等十三人及  
行竊而均非善類之馬登科等俱發伊犁分別為  
奴安揀復審得苟老三曾於江南舒城縣偷竊靴  
餉滿貫為從分得贓銀二百兩情罪較重請將該  
犯即照為首例擬絞監候入於本年秋季審辦理尋  
部議馬得鰲盤踞村落聯結匪徒其黨羽散布各  
省為害商旅此等案件本屬絕無僅有則懲治之

法自不得拘於常例嗣後如有此等情節應將為  
首滿貫數次者從重改擬絞決滿貫一次者問擬  
絞監候滿貫為從已逾數次分贓在一百二十兩  
以上者亦照為首例擬絞監候秋審時一體入於  
情實為從一二次分贓未滿貫者亦從重發黑龍  
江給與索倫兵丁為奴九月部議凡遇祖父母父  
母老疾應請侍養家無次丁之案如該犯本有兄  
弟並姪出繼現存及本身為人後者概不得以留

養申請秋審時無庸取結報部十月部議秋審時  
情實字樣應請

諭旨內有關係秋審

朝審恭纂為例者俱歸入歷年秋審

上諭內照例於每年秋審前刷印成冊分頒九卿科  
道一體欽遵至例冊內凡有議准條奏應入秋審  
情實者於秋審例入情實將例內秋審情實字樣  
俱行酌刪謹將應行修改及無庸刪除各條繕清

單恭呈

御覽一凡斬絞重犯在監脫逃審係禁卒賄縱者即視其縱囚犯之罪全律科斷如本犯應入秋審情實者亦入情實應緩決者亦擬緩決應斬決以上者亦即擬以斬決其非得賄故縱者仍照本律科斷一凡奸徒得受正寃賄賂挺身到官頂認致脫本犯罪名者不計賍數多寡俱照本犯徒流斬絞之罪一例全科其原犯應入情實者擬為立決應入



緩決者秋審時擬入情實如原犯軍流等罪照軍  
流脫逃改調例從重治罪徒杖以下按律各加一  
等以上二條雖有秋審情實字樣但係定罪條例  
仍應存一凡繼母毆故殺前妻之子係平日撫如  
已出而其子不孝經官訊驗有據即照父母毆故  
殺子孫律分別擬以杖徒不必援照加等之例如  
伊子本無違犯教令而繼母非理毆故殺者除其  
夫現有子嗣仍依律加等定擬外若現在並無子

嗣即照律擬絞監候一蒙古人等除搶奪四項牲  
畜殺人及傷人者仍照舊例辦理外如偷竊四項  
牲畜滿十匹以上者首犯擬絞監候六匹至九匹  
者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至三匹五匹者發湖廣  
福建江西江南浙江等處一二匹者發山東河南  
等處俱交驛地充當苦差一匪賊偷竊衙門服物  
不論初犯再犯及贓數多少俱改發雲貴兩廣烟  
瘴地方充軍一私鑄銅錢首犯匪人其錢數至十

千以上者或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後經發覺者照例擬斬監候其錢數不及十千者俱照免死減等例改發黑龍江等處給被甲人為奴一凡有強姦將本婦立時殺死者擬斬立決若強姦既成或本婦羞忿自盡仍照因姦威逼致死律擬斬監候至於強姦未成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者俱擬絞監候以上四條係定罪專例內有秋審情實字樣應行節刪一凡滿洲殺死滿洲之案

朝審俱擬以情實候勾一聚衆械鬪互斃多命審係  
各下手致命之人一命一抵俱例入秋審情實冊  
內請

旨勾決一凡侵貪案犯二限已滿察其獲罪之由如係  
動用雜項及挪移核減一應著賠作為侵欺并收  
受借貸等款問擬貪婪監追後多方設措急圖完  
公者應酌量擬為緩決若以身試法侵蝕錢糧入  
已及枉法貪婪者毋論贓項已完未完秋審時即

列入情實請

旨勾到一常人盜倉庫錢糧罪應擬絞者入於秋審情  
實以上四條係專為秋審定擬而設定罪各有本  
條仍將應入情實之處詳記檔案秋審時列入情  
實得

旨依議三十三年六月部議嗣後自京城發往及移駐  
兵丁內在原處曾經犯逃如有逃走者即係二次  
雖經自行投首毋庸銷除旗檔改發烟瘴地方轉

使安居內地應加用重枷號五個月滿日痛加鞭責仍交與該管官充當折磨差使若係緝拿就獲實屬怙終不悛即請

旨正法其自各省移駐兵丁原未犯過逃案若初次逃走且自行投回情節稍輕應枷號三個月滿日鞭責交與該管官嚴行約束其初次逃走之拿獲及二次逃走之投回者情節較重亦無庸改發烟瘴地方均加重用重枷號五個月痛加鞭責令其

充當折磨差使若係二次逃走後經拿獲者亦即  
請

旨正法並將各項人犯分別治罪之例逐一疏明一京  
城八旗因逃發往伊犁披甲及各省移駐伊犁內  
有在原處曾犯逃案者均係已經犯逃一次若在  
伊犁復行逃走即係二次犯逃自行投回者加重  
用重枷號五個月痛加責懲折磨差使拿獲者  
即行正法一由各省移駐伊犁兵丁初次犯逃自

行投回者枷號三個月滿日鞭責交該管官嚴加  
管束拿獲者加重用重枷號五個月痛加責懲  
折磨差使二次犯逃自行逃回者加重用重枷  
號五個月痛加責懲折磨差使拿獲者即行正法  
八月河南巡撫阿思哈咨稱固始縣拿獲逃流馬  
福係江南潁州府霍邱縣人原犯流三千里係發  
福建福寧府壽寧縣安置在配脫逃應照新例就  
現配地方改發查軍衛道里表福寧府屬附近充



軍東南二至俱抵海不足二千里西至江西贛州  
府距該犯本籍霍邱已比現配地方稍近北至江  
南揚州府并通州則更與該犯本省相近推原例  
意本因犯人怙惡不悛欲使遠離鄉井以示懲儆  
必使改發之地更遠於現配之處方與例符安徽  
潁州府屬原犯流三千里人犯應編發福建福寧  
府安置今以脫逃改發轉得簽配較近蓋因福寧  
本在原籍之東南而配所東南二至俱已抵海不

足里數不得不於西北二至改發其西北二至內  
所定之江西贛州府與江南揚州府等處又均與  
該犯本省相近其餘別省別府州屬凡道里表內  
未經編定者復不便懸揣率定即如豫省之開封  
府屬犯應流三十里者簽發浙江台州府屬安置  
浙江台州府屬附近充軍所編地方東南二至皆  
抵海不足二千里西至湖北黃州府北至江南徐  
州府山東兗州府曹州府則皆與原籍相近更不

若從原籍注算附近充軍編發浙江杭州府湖南  
岳州府甘肅鞏昌府等處較之湖北黃州府江南  
徐州府山東兗州府等處轉覺隔遠如此之類不  
一而足殊難適從嗣後原犯流三千里及免死減  
流人犯脫逃改發可否量為區別如現配地方計  
算可使離籍更遠者即就現配地方計程定地改  
發若反與原籍相近者則仍就原籍計程定地改  
發庶不致欲遠反近有違懲創之意更與迴避各

犯本省相近之處定例相符理合咨送示遵部議  
從之十月部議地方官如拿獲竊盜除贓至滿貫  
及三犯計贓五十兩以上律應擬絞仍歸於犯事  
地方完結外其審出多案應照積匪猾賊例擬遣  
者其供出鄰省鄰邑之案承審官即行備文端差  
關查若犯証俱屬相符毫無疑異即令拿獲地方  
迅速辦理無庸將人犯再行關解別境倘或贓供  
不符首從各別必應質訊或鄰境拿獲人衆勢須

移少就多者承審官即將必應移解質審緣由詳明各該上司簽差妥役將犯人移解鄰邑從重歸結如有借端推諉及刪減案情希圖就事完結者即將原案州縣官分別議處三十四年七月雲南道監察御史成德奏查律載祖父母父母為人殺而子孫私和者徒三年又收伯叔兄弟之妾者徒三年又豪勢以私債強奪人妻妾子女者徒一年半伏思父母天倫雖至愚極陋不待教而自知以

不共戴天之仇而忍受賄私和喪心滅良莫此為甚伯叔兄弟服屬期親而竟敢收其妾為已妾其淫惡亂倫亦屬非常以私債取利不遂竟敢以強搶奪人之妻妾子女即未曾污而謀占之心已露其兇橫何加以上三條俱關倫紀風化僅以徒完結恐不但不足以儆愚頑而情理亦未允尋議律載凡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而子孫私和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語蓋以私和之案情事多端或兇犯

強悍暫爾隱忍或孤兒寡婦力弱勢屈受人欺壓  
情形各有不同律文所載滿徒之罪原指子孫未  
經受賄而言至受賄私和則忍心害理非杖徒所  
能蔽辜臣部於二十八年議覆原任湖南按察使  
王諾璽條奏摺內聲明如有受賄私和者俱計賍  
准枉法從重治罪加至滿流但此等人犯貪利忘  
親誠如該御史所稱喪心滅良莫此為甚若必計  
賍定罪轉覺以賍數之多少為重而視貪利忘親

之罪反輕亦未為允協請嗣後祖父母父母被殺  
子孫私和之案其並未受賄者依律擬以滿徒若  
一經得財無論贓數多少即擬以杖一百流三千  
里以為貪賄忘親者戒至收伯叔及兄弟之妾者  
律內各減妻罪二等蓋以伯叔兄弟之妻有關服  
制罪關內亂故律分斬絞至於其妾則係無服之  
人故於伯叔兄弟亡後而收之為妾者律止滿徒  
但律內姦伯叔兄弟妾者止減妻一等而收為妾



者得減罪二等情罪輕重亦有未協請嗣後收伯叔兄弟妾者即照姦伯叔兄弟妾律減妻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以上二條俟

命下之日臣部載入例冊通行各直省遵行至該御史奏稱以私債取利不遂而竟敢用強搶奪人之妻妾子女即未曾污而謀占之心已露兇橫何加等語查律載豪勢之人於違約負欠者不告官司以私債准折人妻妾子女者杖一百姦占者加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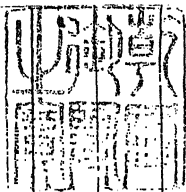
論強奪者加二等因強奪而姦占婦女者絞等語  
蓋誠以法貴懲奸因私債強奪人婦女因而姦占  
其淫惡已甚罪不容誅故即坐以絞若準折者則  
出自本人情願故律止滿杖因准折而姦占則加  
准折一等杖六十徒一年強奪者則屬倚勢其意  
欲借此為質以圖清還究與恃勢姦淫者情事不  
同較准折加罪二等杖七十徒一年半足以蔽辜  
今若因其一經強奪遂為其謀占之心已露即欲

治以姦淫之罪則事屬深文於情理亦未為平允  
應將該御史所奏因私債強奪人妻妾子女欲行  
加重之處無庸議奉

旨依議八月部議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河南巡撫阿  
思哈條奏一切印甘各結如詳咨文內向例於文  
外復取結者准其停止印結經吏部議准通行嗣  
於三十三年直隸江蘇兩省將有關刑名事件何  
項應仍照舊取結何項應行停止開列咨部請示

部因二省所開應行取結各條即不能相合誠恐各省情形不一或有必須復加印結之處仍令各省酌定分晰造冊報部以便畫一查辦今據各省陸續造冊咨報到部統查各省所報各條或此係照舊取結彼則聲請停止參差互異更屬不齊查向例一切案件俱係照印文核辦其或事有舛錯遺誤仍以印文為憑今各省所開附送印結者俱係於印文之外復加取結實屬重複相應通行各

省嗣後凡有關係刑名達部案件向來於文外加  
具印結事件均於文內切實聲明一概停取印結  
其應取甘結各項仍令照舊辦理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朝通典卷八十六至八十八

編修臣 李傳熊覆勘

總校官 編修臣 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通典卷八十六

刑

七

雜議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江蘇按察使吳壇奏例載凡將良民誣指為盜及寄買賊贓捉拿拷打嚇詐財物或以起贓為由沿房搜檢搶奪財物除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俱發邊遠充軍誣指送官以誣

告諭又載捕役人等奉差緝賊其人本係良民捏  
稱踪跡可疑素行不軌妄行拿獲及雖犯竊有案  
已改惡為善人所共知仍復妄拿所獲之人不論  
平人竊盜私行拷打嚇詐財物逼勒認盜俱照誣  
良為盜例治罪各等語細繹前例之義稱誣指良  
民為盜則舉重以該輕及寄買賊贓則舉輕以例  
重故向來辦理誣良案件不論所誣之或強或竊  
以及誣指寄贓均照此例一有捉拿拷打詐財搜



檢等項情事者問發充軍其無前項情事止於誣  
指送官者即照誣告例按其所誣之輕重加罪三  
等分別枷杖徒流而不及軍遣絞例之義則以捕  
役捏稱踪跡可疑素行不軌妄拿良民及將改惡  
為善舊賊仍復妄拿拷詐逼勒苦累無辜是以亦  
照誣良為盜例并擬充軍而於誣竊誣強有無區  
別之處亦未分晰指示茲臣因辦理案件詳加細  
核誣良之罪固當以有無拷詐等情分別輕重第

查誣告輕重加等止於滿流即誣告至死罪未決亦止滿流而止搶竊滿貫罪止絞候誣指送官并未拷詐照誣告死罪未決例擬以滿流亦尚平允若誣指良民為強盜審實即行斬決雖無拷打嚇詐等項情事而較誣指為竊之案則輕重懸殊似應將前例內誣指良民為盜一句酌改為誣指良民為竊再於本條之末添入若誣指良民為強盜雖無拷打嚇詐情事亦發邊遠充軍如有拷詐等

情即發往極邊煙瘴數語並將後例內俱照誣良  
為盜例治罪一句改為俱照誣良為盜例分別強  
竊治罪俾誣強誣竊輕重犁然胥役人等咸知一  
經誣盜立即擬軍拷詐逼勒即發煙瘴畏懼遠戍  
不敢輕犯庶誣詐之風可息緝捕之功益力而江  
南多盜之區亦可漸冀減少矣部議從之六月部  
議福建巡撫溫福條奏嗣後拿獲偷渡臺灣客民  
如尚在陸路客店道路未登舟以前者客頭船戶

客民俱照本例減等發落如已登舟無分大船小船已未出口將客頭船戶客民即照偷渡本例分別充軍滿徒不得分別已未到臺予以寬減至不法客頭船戶內有積慣在於沿海村鎮引誘包攬招集男婦老幼數至三十以上者無論已未登舟一經拿獲即將客頭船戶年力強壯堪任耕作者發遣新疆給種地兵丁為奴如年已衰邁及有殘疾者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其為從及澳

甲地保舵工人等均照定例分別辦理至拿獲偷渡客民務必嚴究沿海陸路在何村鎮客店會集將該處兵役澳甲地保客店究明或係知情賄放或止於失察悉照偷渡原例分別治罪如巡查之兵役止於失察杖一百澳甲地保客店人等照鄉保社長減本管頭目鈐束不嚴例杖七十若有賄縱情弊計贓從重論若兵役澳甲人等能於拿獲客店聚集及首報偷渡客民雖本汛亦照拿獲偷

渡客民計名給賞其賞銀仍照向例令地方官先行墊給俟定案後於偷渡船隻變價充公銀內給還仍咨報戶兵二部查核如有不肖兵役澳甲等將並非偷渡之人輒行妄拿圖功邀賞者亦按其妄拿名數分別懲治若有挾嫌嚇詐情事仍照本例從重問擬至拿獲偷渡客民務必嚴行究出沿海陸路在何村鎮客店會集將該處文武員弁或係知情或止失察悉照水汛失察偷渡原例分

別叅處其沿海陸路文武能於客店聚集時拿獲  
及首報偷渡客民者雖在本汛亦照拿獲偷渡按  
起獎勵若將並非偷渡之人輒行妄拿圖功邀賞  
者審實即行從重叅處三十六年七月部定刪除  
三條一因事聚衆將本管官及公差勘事催收錢  
糧等項一應監臨官毆打綁縛者不分首從屬軍  
衛者發極邊充軍屬有司者發邊外為民若止毆  
打為首者照前問發為從與毀罵者武職并總隊

文職并監生生員冠帶官吏典承差俱革去職役  
依律問擬為民軍民人等各枷號一個月仍照例  
擬斷發落其本管并監臨官與軍民人等飲酒賭  
博宿娼自取凌辱者不在此例查此條與現行例  
內刁民因事關堂塞署聚眾逞兇毆官照光棍例  
分別治罪各條相同原例僅發充軍與現行之例  
不符至本管并監臨官與軍民飲酒賭博宿娼另  
有治罪專條此例應刪一各邊將官并管軍頭目



私役及軍民人等私出境外釣豹捕鹿砍木掘鼠  
等項并把守之人知情故縱該管理長兵目軍吏  
扶同隱蔽者除實犯死罪外其餘俱發煙瘴地面  
民發為民軍發為軍查此條為重各邊將官頭目  
私役及軍民私出境外之罪今私度緣邊關塞及  
潛出外境例內俱有治罪專條此條係相沿舊例  
應刪一凡勢豪舉放私債交通運糧官挾勢擅拿  
官軍鄉打凌辱強將官糧

官糧與運糧不同官糧  
者漕運赴京上納正糧

也運糧行  
月二糧也

准還私債者問罪屬軍衛者發近邊充

軍屬有司者發邊外為民

交通鄉打准糧三項有  
一未合仍照律發落

該管運糧官叅究治罪查此條所關情罪有職者  
則係強梁勢官無職者則係土豪棍均屬不法  
已極有犯自當查照律例從重定擬未便僅擬近  
邊充軍邊外為民原例應刪修改十條一應試舉  
監生儒及官吏人等但有懷挾文字銀兩當場搜  
出者枷號一箇月滿日杖一百革去職役其越舍

與人換寫文字或臨時換卷并用財僱倩夾帶傳遞與夫匠軍役人等受財代替夾帶傳遞及知情不舉察捉拿者俱發近邊充軍若計贓重於本罪者從重科斷官縱容者交部議處受財者以枉法論其武場有犯懷挾等弊俱照此例擬斷查舉監人等懷挾文字銀兩與越舍換寫文字情罪不同其受財代替夾帶傳遞與者亦應同科原例分晰未明斷獄恐致歧誤今擬將懷挾文字銀兩當場

搜出者定以杖枷革去職役其越舍與人換寫文字或臨時換卷并用財僱倩夾帶傳遞之人一體改發近邊充軍若計贓重於本罪者從重科斷原例發邊外為民字樣刪除一將妻妾作姊妹及將親女并姊妹嫁賣與人作妻妾使女名色騙財之後設詞托故公然領去者照誑騙例治罪若瞰起程中途聚衆行兇邀搶人財者除實犯死罪外其餘俱發近邊充軍媒人知情罪同查凡將妻妾作

姊妹嫁與人律內僅止杖責此條係專重騙財之  
後公然領去與聚衆搶奪之罪原例內俱分屬軍  
民但查公然領去與聚衆行兇邀搶者所犯情罪  
輕重不同似應分別定罪以昭平允今酌擬如騙  
財之後公然領去者改照誑騙例治罪聚衆邀搶  
者發近邊充軍原例屬軍衛有司又邊外為民字  
樣刪除一凡總甲快手應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攝  
為由毆打平人搶奪財物者除實犯死罪外犯該

徒罪以上不分人多人少若初犯一次發邊衛充

軍節次搶奪笞杖以上者俱發原搶奪地方枷號

兩個月照前發遣里老鄰佑知而不舉所在官司

縱容不問者各治以罪

里老鄰佑依同行知有謀害而不救阻律杖一百官

司照故出入  
罪律科斷

查甲捕人等胆敢將平人毆打復行

搶奪財物及節次搶奪者情罪較重僅擬近邊充

軍及枷號一箇月不足示懲今酌擬加等改為邊

遠充軍節次搶奪者加枷號兩箇月照前發遣原

例屬軍衛者發遣近邊充軍屬有司者發邊外為  
民字樣刪除一在內法司問發程遞人犯在外問  
刑衙門程遞解來京及遞解別省人犯原有柵籙  
照舊外其押解人役若擅加柵籙非法亂打搜檢  
財物剥脫衣服逼至死傷及受財故縱并聽憑狡  
猾之徒買求殺害者除實犯死罪外徒罪以上俱  
枷號兩箇月發煙瘴充軍查解役在途擅敢將管  
解之犯凌辱毆打搜檢財物逼至死傷及受財故

縱得贓殺害殊屬兇惡自應加等懲治除實犯死  
罪外徒罪以上枷號兩箇月發煙瘴充軍原例屬  
軍衛者發近邊充軍屬有司者發邊外為民字樣  
刪除一凡驀越赴京及赴督撫按察使官處各奏  
告機密重事不實并全誣十人以上者發邊遠充  
軍如有干係重大事情臨時酌量辦理查此條奏  
告機密重事不實并全誣十人以上僅擬近邊充  
軍無以示懲今酌擬發邊遠充軍如有干係重大



事情臨時酌量辦理原例屬軍衛有司及發邊外  
為民字樣刪除一凡苗人有伏草捉人橫加枷肘  
勒銀取贖者初犯為首斬監候為從者俱枷號三  
箇月臂膊刺字再犯者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其土  
哨奸民勾通取利造意者不分初犯再犯并斬立  
決附和者各枷號兩箇月發邊遠充軍查此條附  
和之犯原例擬以邊外為民今酌擬將發邊外為  
民字樣改為發邊遠充軍一凡左道惑眾之人或

燒香集徒夜聚曉散為從者發邊遠充軍若稱為  
善友求討布施至十人以上并軍民人等不問來  
歷窩藏接引或寺觀住持容留披剃冠簪者俱發  
近邊充軍查此條所關左道惑眾為從與稱為善  
友求討布施至十人以上并窩藏接引之人情罪  
稍有區別今擬左道惑眾為從者發邊遠充軍若  
稱為善友求討布施至十人以上并窩藏接引寺  
觀容留簪剃等項俱發近邊充軍將原例屬軍衛

有司及發邊外為民字樣刪除至所稱探聽境內  
事情另有盤詰奸細本律其被誘軍民舍給應禁  
鐵器等項查應禁鐵器例內止載有人馬甲火炮  
火筒等物軍民之家不應有此如有藏匿私造者亦  
有治罪本條均應刪去一凡將本狀用財僱寄與  
人上京奏訴者并受僱受寄之人俱發近邊充軍  
贖重者從重論查此條將本狀僱寄與人并受僱  
受寄之人情罪相同均應發近邊充軍將原例屬

軍衛有司發邊外為民字樣刪除至在京匠役并  
因事至京人員將原籍詞訟因便奏告情節輕重  
不同則問擬罪名亦異自有妄奏誣告本條此段  
應節刪一在外刁徒身背黃袱頭插黃旗口稱奏  
訴直入衙門挾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拿送問若  
干已事情及有冤者照例審斷仍治以不應重罪  
其不係干已事情別無冤枉并追究主使之人一  
體問罪發近邊充軍查此條內照常發落四字不

甚明晰碍難援引今擬改為照例審斷仍治以不  
應重罪其不係干己事情別無冤枉并追究主使  
之人一體發近邊充軍將原例屬軍衛有司及發  
邊外為民字樣刪除一各處官吏軍民僧道人等  
來京妄稱諳曉扶乩禱聖書符咒水一切左道異  
端邪術煽惑人民為從者及稱燒煉丹藥出入內  
外官家或擅入

皇城黃綠作弊希求進用者發近邊充軍若事關重大

臨時酌量辦理其容留潛住及薦舉引用鄰甲知情不舉并

皇城各門守衛官軍不行關防搜查者各叅究治罪查此條所開出入内外官家或擅入

皇城黃綠作弊等語若止希求進用擬軍已足蔽辜倘事關重大自應另行辦理今擬添入若關重大臨時酌量辦理將原例屬軍衛有司等字樣刪除一用強占種屯田五十畝以上不納籽粒者照數追

納完日發近邊充軍其屯田人等將屯田典賣與人至五十畝以上與典主買主各不納籽粒者俱照前問發若不滿數及上納籽種不缺或因無人承種而侵占者照常發落管屯田等官不行用心清查者叅奏治罪查此條止係一罪而分別軍民今擬一體改發近邊充軍原例軍字及民發邊外為民字樣刪除三十八年三月部議甘肅按察使圖桑阿奏稱回民恃強搶奪均比照回民行竊例

分別人數多少問擬杖徒充軍伏思行竊與搶奪  
情形迥別若僅比照行竊辦理予以杖徒軍罪情  
重法輕似不足以蔽辜嗣後凡有回匪搶奪之案  
除罪應斬絞者仍照例辦理其搶奪在三人以上  
俱發黑龍江給兵丁為奴照例刺字倘有脫逃  
請

旨即行正法等語應如所請至搶奪數在三人以下其  
間或預謀持械肆行強搶或一時起意徒手攫奪



所犯既有重輕則懲治亦宜分差等若概擬遣成  
於情法尚有未協嗣後如回民搶奪數在三人以  
下審有糾謀持械逞強情形者即照三人以上犯  
竊例發極邊煙瘴充軍照例刺字若係乘間徒手  
奪取尚無逞兇情狀者仍照搶奪本例擬徒奉

旨依議四月路南州賊犯周新茂孫必元得遣犯杜成  
傳授以藥迷人取財雲南巡撫李湖將周新茂孫  
必元按律斬決杜成前在文山縣用藥迷人被獲

審未得財已行發遣部查律內以藥物迷人圖財  
與強盜同罪杜成前案雖未得財按例擬遣但將  
迷人藥方傳授孫必元致孫必元轉傳周新茂貽  
害善良為患非淺應將杜成改擬斬候行文黑龍  
江照瘋病殺人例永遠監禁嗣後遇有此等案犯  
俱照此例辦理奉

旨依議十二月江西省流犯羅亞二因惡姦不遂持刀  
砍傅氏五傷未死江西巡撫海成以律內已流而

又犯罪者依律定科及犯不在從重科斷之限而該犯淫兇寔屬怙惡不悛若僅照刃傷本律擬徒是初犯殺人既已援減而再犯傷人罪僅加徒且或他物毆人致廢疾篤疾在平人罪至滿流者亦不過徒役四年殊非禁暴戢兇之意請嗣後凡命案減流之犯若在配復犯姦殺及毆人至廢疾以上者俱發黑龍江分別當差為奴使其驅遣折磨以挫其兇鋒部議以該撫所請固為戢兇起見但

查在配復犯之案情事百出不第姦淫兇鬪毆人  
至篤疾一二事宜加重懲且免死減等人犯尚有  
擬軍擬遣及改發新疆為奴等項其原犯情罪俱  
比減流人犯尤重今獨於減流人犯請定發遣黑  
龍江之例所有原減罪重於流而復犯前項情罪  
者轉致無可議加亦不足以昭平允嗣後免死減  
等各項人犯在配復犯他罪者除尋常案件仍照  
律定擬外其有情節兇惡非定例所能該括者即

照比擬加減之例隨時議擬以使情罪適平無庸  
另立專條所有羅亞二砍傷傅氏一案俟該撫審  
明妥擬咨部覆核辦理又江蘇按察使胡季堂奏  
稱例載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罪其知人欲告而  
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誠以未經發覺先自出首  
悔過畏法出於本心即知人欲告猶未告也雖有  
將發之端尚在未發之前故一經出首并得分別  
減免若聞拿投首則事已告發原應嚴緝追拿之

犯與未發欲告者情節不符第查未傷人之盜首  
能於未發時自首者發近邊充軍至聞拿投首與  
悔過自首者不同照情有可原例發遣窩家盜線  
如有自首及聞拿投首者亦照未傷人之盜首分  
別充軍發遣又夥盜行劫二次以上事未發而自  
首照未傷人之盜首事未發自首例發近邊充軍  
若聞拿投首亦照未傷人之盜首聞拿投首者發  
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是聞拿投首例載各條俱

專指盜犯而言餘因例無明文向照知人欲告而自首律減罪二等科斷查聞拿投首雖無悔過之心尚存畏法之念固與未發及知人欲告而自首者不同究與猾匪遠颺者有間請嗣後凡有聞拿投首之犯除律不準首及盜案按律分別查辦外餘俱照應得之罪準減一等是事未發自首者免罪知人欲告而自首者減罪二等聞拿投首者減罪一等如此層遞而下或減或免之中各有專條

適如其人之所自取部議從之又山東巡撫徐績  
審題樂陵縣臨時行強竊犯案內在逃之丁直安  
將行劫壽光縣之夥盜張公培捕獲自行投首一  
案將張公培依律擬斬立決丁直安比例擬遣刑  
部會同大學士院寺會議得丁直安行竊事主喊  
叫即起意行強用言嚇禁更夫追捕復用木桿打  
傷脫逃因聞東省嚴拿之信希圖捕獲本夥等投  
首贖罪適遇張公培知係行劫強盜誑至滄州將



張公培拿獲投首查例載強盜為首傷人傷平復  
自行投首者擬斬監候又例載強盜除殺死人命  
罪犯深重不準自首外其餘雖曾傷人隨即平復  
者亦姑準自首照兇徒執持兇器傷人例問邊遠  
充軍又律載強竊盜若能捕獲同伴解官者免罪  
依常人一體給賞各等語伏思例載犯罪自首各  
條原係予人悔悟自新之路而能捕同伴解官并  
得免罪給賞猶欲激勵匪犯同歸善良其傷人盜

犯自首而又捕獲另案盜犯解官作何治罪之處  
律內雖無明文但查捕獲同伴與捕獲另案強盜  
情事相同自應一體辦理惟丁直安曾經拒傷更  
夫若因其自首而又捕獲他盜即照捕獲同伴例  
竟予免罪又似與并未傷人之犯漫無區別臣等  
悉心酌核傷人平復之犯既已姑準自首減等擬  
軍則傷人自首又能捕獲他盜者自應再從酌減  
丁直安應改照傷人自首擬軍例酌減一等杖一

百徒三年則既不泯其捕獲他盜之功而仍懲其傷人之罪似於情法較為平允并請嗣後遇有此等案件俱照依此案酌核情罪辦理奉

旨依議三十九年七月四川民人何騰相跪傷董聯珩身死川督文綬將何騰相依鬪毆律擬絞併聲明該犯雙目俱瞽已成篤疾照律聲請部議從之復申明篤疾奏請之條原屬

國家法外施仁但案情輕重所犯各有不同如篤疾

之人并非有意逞兇或被人欺凌或衅起一時適  
犯鬪殺等案情節本輕原可憫其殘廢量從寬典  
若其蓄意謀害有心故殺此等兇惡頑民於法寔  
無可宥使因其篤疾概為奏請不惟等差無別且  
恐倚恃篤疾逞忿殺人尤非辟以止辟之義嗣後  
篤疾殺人罪犯應死者寔係鬪毆致死及戲殺誤  
殺方準其依律奏

聞取自

上裁奉

旨依議九月浙江道監察御史王寬奏稱查教唆詞訟律有專條失察訟師例有明禁而唆訟之案惟赴京捏控者情節尤重查各省

欽差馳審之事近年較多其中誣告者反坐亦復屢見一經審虛止坐原告之罪而訟師則案內無名破案殊少請嗣後遇有奏審重案如果虛誣即交原審大臣將有無唆使扛幫情節嚴行根究按律問

擬以徼刁風若並無此種情弊亦即隨案聲明至  
外省訟師惟地方繁劇猶易藏奸嗣後

欽部案件究出訟師訊明潛居何地即將該地方官照  
尋常失察訟師分別從重議處仍令督撫大吏平  
時率屬訪拿以清積蠹庶誣告之風漸戢越訴之  
案稍清似亦除莠安良之一端部議從之又部議  
服制圖載有子女之父妾謂之庶母嫡子衆子為  
服齊衰杖期律註云雖有期服不在期親尊長之

列又律載妻之子毆傷父妾加平人一等妾之子  
毆傷父妾又加二等又例載妻之子毆傷生有子  
女之庶母致死者擬斬監候謀故殺者亦擬斬監  
候秋審時酌量情罪分別定擬各等語誠以庶母  
之期服本不同於期親尊長是以服制祇及嫡子  
衆子律例亦祇言嫡子庶子均不及於孫今禮部  
增定庶祖母服制議以小功五月則刑例自不便  
與凡人同科惟查庶祖母與庶母名分雖屬相等

但庶祖母既定以小功卽與庶母之杖期有別緣  
情定法自當微分差等嗣後有嫡孫庶孫毆傷有  
子之庶祖母者俱照毆傷庶母減一等科斷至死  
者擬絞監候謀故殺者擬斬監候其中所犯情節  
或有不同統於秋審時酌量辦理若庶祖母毆死  
嫡孫庶孫者仍同凡論庶法制不致混淆情法胥  
歸平允奉

旨依議十一月大學士舒赫德奏查民間私鑄烏鎗向



干例禁而鄉落村民往往托為禦侮獲禽之用至商賈保驛護貨尤不能不藉以自衛民間所製遂爾日多遇有好勇鬪狠之徒不知例禁小則鬪毆細故動致火器傷人大則施擊逞兇猶得肆無忌憚即如此次壽張逆犯王倫雖有滿漢官兵鼓勇無前得以早行剿滅亦因賊無鳥鎗搜捕較易為力是知民間藏匿鳥鎗所關甚鉅若不實力查禁恐日久滋生事釁臣請所有商民防禦盜賊猛獸應

用鳥鎗呈明製造之例永行停止其竹銃鐵銃之類亦概不許私造民間現在存藏者請立定期交地方官查收如有逾限不繳及地方官不能查察者請

皇上敕部嚴定科條示以懲儆尋兵部議鳥鎗為營中利器民間私鑄例有明禁緣例內載有商民防禦盜賊準其製造報官編號之條是以商民得以藉口製造而失察處分例止罰俸往往視為具文并

不實力稽查以致民間私藏鳥鎗并竹銃鐵銃之  
類小則鬪狠細故動致火器傷人大則施擊逞兇  
猶得肆無忌憚誠不可不嚴定科條以防其漸應  
如所奏嚴定科條以示懲儆如逾限不繳即係有  
心藏匿應從重杖一百徒三年嗣後如有私行製  
造者杖一百流二千里每一件加一等罪止杖一  
百流三千里其不實力稽查之地方專管文武各  
官應比舊例加重改為降一級留任至兼轄統轄

文武各官向無議處應定以罰俸一年奉

旨依議四十年十一月青田縣民人趙歲印誤碰小功服兄趙長松失跌氣閉身死浙撫三寶以趙歲印正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殺傷人之律註相符查乾隆十五年部議親屬過失殺傷凡律內不載者皆以凡論又查卑幼過失殺小功尊長律無明文今已死趙長松係趙歲印之小功堂兄律內既不載有過失殺之條自

應以凡論趙歲印合依過失殺人者準鬪殺罪依律收贖追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與被殺之家營葬部查過失殺大功以下尊長律內雖無明文而過失殺期親尊長律應減本罪二等擬徒不在收贖之限今趙歲印過失殺小功堂兄若僅與凡人過失殺一例收贖究未允協應將趙歲印比照過失殺期親尊長律酌量減為杖一百折責發落仍追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與被殺之家營葬又部

擬楊玉等行劫郭全家一案欽奉

諭旨將告知郭全家有錢指引道路分得贓物之劉四  
改擬斬決另行繕摺粘簽具奏尋請嗣後凡有強  
盜引線除盜首先已立意欲劫何家僅止引領道  
路者仍照舊例以從盜論罪外如有為首盜犯並  
無立意欲劫之家其事主姓名行劫道路悉由引  
線指出又經分得贓物者即與盜首一體擬罪雖  
未同行不得以情有可原聲請奉

旨依議四十一年六月奉

上諭據御史李廷欽奏已革英山縣知縣倪存謨于僧  
廣明因姦致死杜得正不能審出實情反將屍子杜  
如意疊加嚴訊以致畏刑誣服幾成冤獄僅予革職  
寔為罪浮于律請嗣後凡大逆極刑並決不待時之  
案如有任情顛倒率意刑招之員除嚴行叅革外即  
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定擬所奏亦是地方官承審命  
案其故入人死罪而已決者即以其罪罪之所以儆

酷吏而重民命定例不為不嚴惟枉坐人罪經上司  
審明改正者向因囚尚未決止照草率定案例叅革  
但遇事關逆倫重案如此案屍子畏刑誣服即應寸  
磔若非該撫等審出實情幾致沈寃莫雪自非尋常  
無心失入人罪可比僅予革職實不足以蔽辜但所  
寃之人究未決訖其應如何酌定條例之處該部詳  
議具奏部議嗣後凡州縣承審罪關凌遲重案雖未  
招解業已定供通詳經上司提審平反囚未決訖



之案故入者擬以滿徒失入者擬徒一年奉

旨依議七月大理寺卿江蘭條奏嗣後州縣自理詞訟  
除責成道員按例稽查外仍令該管知府直隸州  
知州按月提取號簿查核督催務令依限完結此  
內或須闕提人犯踏看情形不能依限完結者該  
府州即據案摘由詳道轉報督撫查核準其扣展  
倘並非難結事件違限不結該州縣或有混填號  
簿並匿不造入未結捏報已結諸弊經該府州詳

道轉叅者府州免其議處若該府州漫不查催及至查出後仍匿不詳報該道一併揭報督撫題叅如州縣例應降一級調用者將該管府州議以降一級留任州縣例應革職者該管府州議以降三級調用部議從之九月雲南按察使汪圻奏滇省秋審人犯有距省三十餘站各處請仍專責道員詳慎按錄以免疎虞先是乾隆三十三年前任河南巡撫阿思哈奏請停解部議責成道府於冬季

巡歷親臨所屬逐一覆勘本年二月兩江督臣高  
晉奏請仍行提犯至省會勘茲雲南復以滇省幅  
員遼濶如迤西之永昌順寧麗江迤南之普洱迤  
東之廣南昭通等府距省程途自九百里以至一  
千三四百里不等其間並無城池監獄者各十餘  
處永昌至省途中麗江順寧蒙化景東等府廳人  
犯屆期滙歸並進尤加紛擾擁擠即有專委員弁  
而山深路曠管押難周塘鋪兵役需多或狡滑倩

囑弛懈難免請將永昌順寧麗江昭通廣南普洱等六府屬秋審人犯仍專責各該巡道於冬季巡歷時親加研鞫不必會同該府迤西之景東永北兩廳人犯令迤南道於巡錄所屬人犯之便親加研鞫迤南之鎮沅直隸州及州屬恩樂縣人犯令迤西道亦於巡錄之便親加研鞫統皆核明情罪允協造冊加結移報院司彙核設有冤抑求伸立即悉心查審另繕招冊將犯証委員解省覆審倘

該道不親加勘審僅以冊結了事或抑不為伸或故為翻異者一經發覺立即嚴叅究治其餘雲南曲靖等八府及距省不遠之直隸四廳州人犯俱仍行提犯至省會鞫

上是其請又部議雲南按察使德文奏稱鬪毆成傷律分曲直致死則以人命為重雖直亦擬縲首然秋審原情曲直自在惟餘人名目同謀共毆律內下手致命傷重絞監候原謀者不問共毆與否杖一

百流三千里其不曾下手又非原謀謂之餘人各杖一百註各字兼人數多少及傷之輕重言是餘人不論多少已未傷人并或尋常金刃傷人概杖一百在衅起一時共相謀毆致斃一命者謂之餘人滿杖自屬平允若糾衆洩忿執持防家器械互毆均傷二命三命雖擬抵正兇曲直輕重秋審自分緩實而影從助毆之人均係知情濟惡與衅起一時偶然在場幫護者輕重懸殊概曰餘人同科

滿杖似尚未有區別請將糾衆互毆在五人以上致斃二命三命者案內餘人其執械未傷及傷人未執械理直者於滿杖上加等杖六十徒一年理曲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如執械而又傷人者理直不分傷之輕重皆照閩省械鬪傷人例杖八十徒二年理曲問擬滿徒尋常互毆止斃一命及互毆之際猝遇在場幫護之餘人審非糾約亦非商同謀毆或順用金刃他物并非預先執械悉依餘人

本律辦理伏查律內糾衆在五人以上致斃二命  
三命之案向無另行治罪之文此等助勢兇徒自  
應明立科條從嚴懲治況律載被毆致死則以人  
命為重曲直在所勿論概行論抵夫正兇既不分  
理直理曲而獨為餘人區其曲直不但與律意稍  
有岐舛且恐啟案犯趨避狡獪之端而承審官亦  
致有高下其手之弊請嗣後糾衆五人以上致斃  
二命三命之案其案內助勢例止滿杖之餘人如



有輾轉糾人及執持金刃器械傷人者即依原謀  
滿流律照為從減一等擬以杖一百徒三年不得  
概照餘人本律其餘互鬪僅擬滿杖止斃一命及  
猝遇在場幫護審非預糾械鬪並兇器金刃傷人  
等案仍悉照舊例辦理至該按察使奏稱毆故斃  
命及格殺奸盜懼罪私埋之案聽從扛擡掩藏之  
人律無治罪明條歷來悉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  
官司律杖八十如共毆有傷即畧去私埋科以餘

人滿杖向無分別治罪夫晝夜格殺及追捕格斃之案正犯本不應擬抵其幫同私埋之人擬杖八十已屬平允若毆故殺人之案兇犯起意埋藏滅跡刨坑棄井情形不一總須捲裹扛擡勢非一人所能為者使夥犯知有嚴譴不肯相幫自必即時發覺死者可免刨驗之慘兇徒不致漏網之虞請將聽從扛擡埋藏之犯審係在場幫毆有傷律應滿杖者照殘毀他人屍死律滿流上減一等杖一

百徒三年未經傷人者照里長地鄰棄屍水中為  
首律杖六十徒一年其不知情受雇並因格捕姦  
盜致死私埋例不抵命等案仍照地界內有死人  
不報官司而輒埋藏律杖八十伏查殘毀死屍減  
一等罪應滿徒棄屍不失本律亦係滿徒請嗣後  
斃命埋屍案內聽從擡埋之犯如審係在場幫毆  
有傷律應滿杖者即照棄屍不失本律擬以杖一  
百徒三年較之照殘毀死屍律減等滿徒厥罪維

均而援引更為切近若但經擡埋並未傷人者應如所奏照里長地隣棄屍為首律其不知情受雇並因格捕奸盜致死私埋例不抵命等案仍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而輒埋藏律奉

旨依議四十二年八月奉

諭刑部核擬直隸省王錦毒死繼母王苗氏之母苗趙氏一案聲明該犯與苗趙氏並無服制改擬斬候並引例載母黨有犯除親母嫡母本生母黨仍照服制

定擬外其餘均從凡論等語所擬殊未允協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持三年之服而於本生父母降服期年則立服之制亦以所後為推而於本生皆降一等是所後之親屬服制俱較本生為重何於所後之外姻獨不得比於本生之有服乎若慮所後之外姻尊長於甥及外孫謂非其所自出故加凌虐或置於死自可權其曲直繩之以法何必削其服制而為防乎且如本宗尊長非理謀殺卑幼其恩義已絕即照凡

人擬抵則外姻尊長亦可擬以為例並不必分所後及本生也若卑幼敢於謀殺外姻尊長即為干犯名義自當一例科斷又豈可強為分別而於所後之外姻視本生轉為末減乎況此案王錦因覬繼母苗氏改嫁得以花費家財而嗔其外祖母苗趙氏從中阻止遂爾懷忿謀殺理既甚曲性復兇頑其情節寔為可惡刑部乃因其無服輒為改擬豈為情法之平頃詢之刑部堂官此例係乾隆二十一年所定閱其例

本惟事拘牽文義而揜之天理人情均未允當又豈  
明刑弼教之義著刑部將此例悉心斟酌更定所有  
王錦一案即照新例另行定擬具奏尋部議查儀禮  
為人後者傳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  
昆弟若子漢儒鄭康成曰若子者如親子

欽定義疏曰所後者妻之父母昆弟於為後者為外祖  
父母及時現在者為主而從服其黨出則不服有  
繼母則服繼母而從服其黨又曰從服者從女則

已是為人後者為所後母之父母本有服制而例  
內入於從凡之例揆之情理誠未允協今經

聖明指出

訓示周詳寔為千古不易之至論臣等又查禮經小功  
五月服內列有為外祖父母之文

欽定義疏云外祖父母有當服者六子為因母之父母  
一也因母即親母也母出為繼母之父母二也庶  
子君母在為君母之父母三也君母即嫡母也庶



子為繼母之父母四也庶子不為父後者為已母  
之父母五也為人後者為所後母之父母六也又  
云繼母多則服在堂繼母之黨至為人後者為本  
生母之父母禮有本生親屬降一等之文故不與  
六者同在小功五月之列二十一年定例所載於  
母黨有犯除親母嫡母本生母黨仍照服制定擬  
外其餘均同凡論等語是於應服之各項外祖父  
母內祇列親母嫡母二項而以本生外祖父母應

行降服者反得躋於正服其說不本於經寔多舛  
漏今恭繹

諭旨於準情定制之義

睿慮精詳衷於至當按之禮經正相印合臣等準理核  
情凡為人後者於本生親屬既已降服則為所後  
母之父母自應與親母之父母一例持服小功五  
月此外為繼母之父母等項應請悉照

欽定儀禮義疏當服六項一併增入服圖如遇有干犯

即照卑幼犯本宗小功尊屬律毆殺謀故殺均擬斬立決謀殺已行已傷及毆傷者俱各照服制分別定擬其餘為繼母之父母等項亦均照所後母之父母一例辦理至親母之父母屬毛離裏一脉相承恩義寔為尤重其干犯之罪應仍照本律毆死外祖父母者斬謀故殺者凌遲處死定擬再為人後者為本生母之父母服雖降小功一等而恩亦較重其干犯之罪亦應與犯小功尊屬同科推

之各項甥舅等服制悉按前項增入照外姻尊卑  
長幼治罪如有子非所自出之外孫及甥故加凌  
虐或置於死臨時權其曲直按情治罪不必以服  
制為限臣部現值纂輯律例之時即將服圖例文  
增改通行並移明禮部遵照所有從前原定除親  
母嫡母本生母黨外均同凡論之例應行刪除其  
直隸王錦一案即照新例另行定擬具奏再查因  
母即親母君母即嫡母之義恐民間未能遍悉應

於服圖內改為親母嫡母又近時出妻繼娶者少  
妻亡繼妻者多應將母出為繼母之父母一項依  
義疏內在堂繼母之文於服圖內改為在堂繼  
母之父母以便通俗引用奉

旨依議四十三年正月江督高晉奏查四十一年八月  
內經兵部侍郎高樸以送部揭帖中雖將供情錄  
叙而案犯當堂畫押之原供向例俱不容送州縣  
往往逞私刪改而愚民犯案不思孽由自作反以

改供藉口越訴上司甚至赴京控告請將案犯畫押原供一併申送上司審轉隨案咨部經部議准通行伏查犯人到案原供隨時送部固為慎重獄獄惟是外省辦理命盜等案必須檢詳冊內察核通案犯証供詞以得案情之虛寔非僅以要犯一二人供情即可輕信而遽定書誠以州縣賢愚不一案情變幻無窮每因案涉疑難或關承緝叅處混拏無辜刑逼妄承甚且串供栽贓以寔其事

更有狡獪之徒賄囑頂克亦未嘗無畫押之原供  
故有甫經錄供通報察其情節支離即須委員確  
究者並有已經定擬招解一經上司提審通案全  
翻者更有審擬具題經部指駁究出別情者是案  
犯初供均難盡信全在問刑官悉心體察推勘入  
微則情罪自歸允當州縣果有濫行鍛鍊改供捏  
詳情弊原應據寔嚴叅並不因其無畫押原供遂  
致無憑稽核也若必慮及州縣之刪改諱捏罪犯

之藉詞狡翻而以要犯畫供送部為憑則命盜重犯大半皆屬愚民並有不識字者縱使官吏逞私刪改令其畫押彼亦不能細閱情節臣現在查察畫押供單悉與招詳符合似不過於審定成招之後書吏照依詳內所叙口供另錄一紙給與犯人或畫一花押或書一十字或塗一圓圈甚有代為畫押者隨詳附送洵屬無益之具文不足為定案之確據更恐上司見識拘泥因有畫押供單送驄



輒卽深信不疑或圖附和原供雖遇被累之人極口呼冤亦不虛衷推鞠則嚴刑逼認草率轉詳致不昭雪臣仰體

聖主明慎用刑至意未敢因部臣議准通行卽不據寔陳奏應請將要犯畫押供單申送上司審轉隨案送部之例停止奉

硃批所奏是依議行三月祥符縣民潘培圖姦王氏未成本婦告知伊姑及夫勸令含忍後復往調戲因

潘培猷賴亦即寢息迨後伊姑因他事斥責並詈其不知避忌被人調戲丟臉該氏怨恨自縊河南巡撫以調姦未成本婦初無必死之心後因他故自盡者其調姦之人律例并無作何治罪明文潘培與因姦致本婦羞忿自縊之例不符未便依例擬絞但該氏之死究由潘培起衅亦未便從輕擬結將潘培於絞候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部議從之又部議御史李孔揚奏請秋審情實重

犯病故除咨題外并咨都察院大理寺知照以昭  
詳慎查向來各省斬絞人犯病故經該督撫題咨  
到部臣部即行知會都察院大理寺於秋審招冊  
內開除而院寺衙門並無該省投案誠屬無從查  
核今該御史奏稱直省情寔重犯遇有病故令各  
督撫一體知照法司衙門互相核對不致訛遺辦  
理倍覺周詳且各省命案原題揭帖本屬兼咨院  
寺則重犯病故自應一例咨報開除應如該御史

所奏嗣後凡直省情寔重犯遇有病故者一體知  
照都察院大理寺衙門存案臣部仍照舊例於題  
咨到日移會法司查照核對庶不致有訛舛之虞  
奉

旨依議閏六月餘杭縣民沈名望撞遇伊母沈郁氏之  
姦夫張姜北睡卧母床勒死商同伊母棄屍浙撫  
以子捉母姦律無治罪明文但律載本夫有服親  
屬皆許捉姦則姦婦之子似亦在應許捉姦之例

沈名望合依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如有登時殺死  
姦夫者並依夤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  
律科罪杖一百徒三年沈郁氏商同棄屍未便獨  
坐伊子合依棄屍不失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杖  
罪的決餘罪收贖部議從之四十四年十月宿州  
民孫二係行劫傷人之夥盜聞拏投首照例免死  
發遣復行脫逃被獲安撫以孫二前案與聚衆搶  
奪比照免死發遣者固屬不同但該犯究聞拏投

首之夥盜比照未傷人之盜首聞拏投首發遣與  
寔在未傷人之盜首聞拏投首發遣之犯稍有不  
同而從前湖撫請示案內止有未傷人之盜首及  
夥盜行劫二次以上聞拏投首發遣脫逃被獲即  
行正法其傷人夥盜聞拏投首發遣脫逃被獲作  
何治罪未奉列入應否即照未傷人之盜首聞拏  
投首發遣脫遣之犯一面正法一面奏

聞咨請部示查例載免死發遣盜犯在配脫逃者無論

有無行兇為匪悉照新疆遣犯脫逃例請

旨即行正法又例載未傷人之盜首聞拏投首照情有  
可原例發遣又夥盜雖曾傷人隨即平復者亦姑  
准自首發邊遠充軍孫二係夥盜傷人聞拏投首  
之犯前據該撫原題內聲明該犯係聞拏投首未  
便照事未發而自首例擬軍請從重比照未傷人  
之盜首聞拏投首者照情有可原例發黑龍江給  
披甲人為奴今孫二脫逃被獲核其治罪原案雖

係比例發遣與寔在未傷人之盜首稍有不同但傷人夥盜本屬法無可貸若非聞拏投首即應擬斬立決核與未傷人之盜首及行劫二次以上之夥盜聞拏投首者情罪均屬相等自未便照平常軍遣脫逃一例辦理應將孫二一犯請

旨即行正法再查定例未傷人之盜首能於未發時自首者擬軍若聞拏投首照情有可原例發遣至傷人夥盜例內僅載姑准自首一語未將事未發自



首及聞拏投首之處分晰註明恐各省援引易致歧悞請嗣後傷人夥盜自首即照未傷人盜首自首之例如事未發而自首者仍照本例擬軍遇有脫逃加等調發如係聞拏投首者俱發遣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遇有脫逃請

旨即行正法奉

旨依議四十五年十月湖北民人許添佩與向萬友孀嫂通姦向萬友邀同張安邦等捉拏殺斃撫臣將

正亮擬絞而共毆之餘人擬以杖徒廣東民王文哲與陳萬財之妻通姦陳萬財邀同黃殿才等捉拏殺死撫臣亦將陳萬財擬絞而以共毆之餘人照凡人謀殺加功律亦擬絞具題部以兩案互核輕重迥殊未昭畫一而律例並未有治罪明條以致適輕適重尋議查殺姦之案或糾約而往情近於謀或忿極致死事近於故而例許捉姦之人均畧其謀故之情而以擅殺罪人論絞蓋死係罪人

殺出義忿是以不加以謀故之名所以懲淫惡而  
申義忿也夫擅殺之正克即以鬪殺論罪則聽從  
下手之犯自應以共毆之餘人定擬未便以二人  
抵一罪人之命且正克之問擬既隱寓矜恤之意  
予以擅殺罪人之輕而為從之餘人轉入於謀殺  
加功之重於情法未為平允請嗣後凡姦情確鑿  
本夫及應許捉姦親屬起意殺死姦夫案內無論  
應許捉姦之親屬及不應捉姦之外人寔係激於

義忿聽從加功者悉照共毆餘人律杖一百如有  
挾姦妬姦謀故別情乘機殺死圖洩私忿者仍照  
謀故本律問擬奉

旨依議十二月部議例載原毆傷輕不至於死者越數  
日後因傷風身死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  
流三千里又洗冤錄載致命之傷當必死之處不  
得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  
非致命之處雖死於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概坐

死細繹例文與洗冤錄所載凡問刑衙門遇有因  
風身死之案自當先辨致命不致命傷痕之輕重  
次核其受傷以致身死越日之遠近庶辦理不致  
參差命案方無出入近查各省審擬傷風案件有  
原毆係致命傷其死亦未出十日而聲請免抵擬  
流者亦有傷雖致命本不為重其死已越十日而  
聲稱即不因風亦足斃命仍照例擬抵者蓋緣例  
內所謂傷輕之處未經分別明晰而數日二字亦

渾舉無定遂致無所確守請嗣後因風身死之案  
除原毆並非致命之處又非極重之傷仍照舊例  
辦理外如有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  
非致命總當以洗冤錄所載為準其傷風身死亦  
即以十日為定期凡致命傷輕死在十日以外者  
方准聲請依例改流若傷係致命而重或非致命  
而致骨斷骨損雖身死在十日之外者均不得援  
照因風身死之例應仍依律擬以絞抵奉

旨依議四十六年七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哈福納奏稱  
竊照命案擬罪全以驗傷為憑而以本地方官吏  
件作即驗辦本地方官衙役所犯之命案難以免  
袒庇情弊今刑部主稿審擬西城吏目衙門革役  
吳四毆傷韓大身死一案內究出吳四及伊父現  
充吏目衙門捕役吳成美等囑託本城正指揮沈  
超帶往驗屍之書吏趙文煥件作陳璉等隱匿傷  
痕避重就輕分別從重治罪其原總由於本城指

揮衙門官吏作驗辦本城吏目衙門革役所犯之命案以書吏作作皆係素所熟識易於囑託而同官相護之弊亦即由此而生也且正指揮衙門聽差之捕役作即係副指揮吏目衙門之捕役作作聲氣猶為相通况官員患病請假調理尚委令不同城不同鄉之官前往驗視則民命攸關立法更宜詳密請嗣後除尋常軍民命案仍照例令本地方官驗辦外如遇有本城書吏衙役所犯之



命案即概令本城官員迴避該巡城御史作速咨  
調別城正指揮帶領本管書吏件作等前往相驗  
辦理則該犯既無同事熟識之人必難於囑託而  
委驗官員亦不肯有所袒護類而推之各省州縣  
如有本州縣書吏衙役所犯之命案似宜照此作  
速就近稟請該上司立委別州縣帶領本管書吏  
件作等前往驗辦如此庶免袒庇之弊而罪名不  
致有所出入矣奉

旨依議十月饒平縣民人周阿會幫同周阿通等毆傷  
竊賊身死復幫同將屍擡棄廣東巡撫將周阿通  
擬抵周阿會擬徒部議例載毆故殺人案內兇犯  
起意埋屍滅跡其聽從擡埋之人如審係在場幫  
毆有傷律應滿杖者照棄屍不失律擬杖一百徒  
三年其在場並未傷人止於聽從擡埋者照里長  
地隣棄屍為首律杖六十徒一年又律載地界內  
有死人里長地隣不報官司檢驗而輒移他處者

杖八十是聽從擡埋分別擬徒之例原因免犯慮  
事敗露輒將屍身埋藏滅跡希圖漏網是以案內  
聽從擡埋之人按其在場曾否幫同行毆分別擬  
徒若聽從移屍並未埋藏雖在場幫毆有傷自有  
餘人本律不得概引此例致滋牽混今周阿會因  
周阿通起意移屍邀同該犯等擡至石塘山丟棄  
並未埋藏滅跡該撫將周阿會等分別擬徒核與  
定例不符周阿會幫同周阿通用棍毆傷林水養

左醫除移屍杖八十輕罪不議外應依共毆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從之又黃岡縣民曾榮懷誣竊拷打徐起才身死湖北撫臣將曾榮懷比照捕役誣竊為盜拷打致死例擬斬候部議例載誣良為竊捉拏拷打除實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發邊遠充軍例內所稱實犯死罪一語凡重至應斬應絞者俱包括其中如誣良為竊係嚇詐逼認因而致死即應照誣告致死律擬絞監候如係拷

打致死即應照故殺律擬斬監候是誣良為竊拷打致死之案自應照本例實犯死罪問擬不必牽混誣竊為盜之例乃向來各督撫遇有此等案件俱援引捕役誣竊為盜拷打致死照故殺律擬斬監候之例辦理查誣竊為盜係以輕罪誣為重罪若其人本係良民輒行誣竊拷打致死是以無罪誣為有罪今該撫於曾榮懷不引誣良為竊之條而比照誣竊為盜之例是以良民等於有罪之人

既於案情不符亦引用失當曾榮懷應改依誣良  
為竊拷打致死實犯死罪照故殺斬監候律擬斬  
監候秋後處決並請嗣後遇有誣良為竊拷打致  
死之案俱照此引用奉

旨依議十一月部議查向來辦理獨子留養之案如戲  
殺誤殺例應隨案取結聲請其鬪毆殺人之案查  
明與留養之例相符者原題聲明秋審時另行取  
結核辦例應俟秋審時辦理惟殺人情重之案各

該督撫因其情節較重雖叙明親老丁單應侍緣由而又聲明不准留養又如例載不准留養之案該督撫既經查明與例未符而原題仍行聲叙或於秋審時該督撫已將該犯列入情寔而其父母老疾應行留養等字樣仍不刪除本部屢經面奉諭旨教導誡以此等案犯或係例載不准留養或應列入情寔而原題聲說應侍緣由寔為繁冗應通行各省嗣後凡獨子留養之案查明寔係與例相符

應准留養之犯原題取其父母年歲隣族供結隨案聲明俟秋審時再行取結送部核辦外其有例不准留養及殺人情重並應入情寔之犯原題竟可毋庸聲叙應侍緣由以省案牘四十七年二月新昌縣民吳全英等因守稻疑賊喝罵並稱放鎗致梁元湊等毆打奪去烏鎗次日糾吳佛貴等至梁祖義家吵罵毀物卧床作賴以致梁王氏情極自縊該撫依因事威逼致死律將吳全英杖一百



因其情殊克橫加枷號兩月吳佛貴等照不應重  
律枷杖部議查例載克惡棍徒生事行克無故擾  
害良人者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此案吳全  
英因與梁元湊索鎗細故糾約多人登門吵罵打  
毀什物致元湊之父梁祖義畏克躲避乃復藉稱  
受傷卧床詐賴以致梁祖義之妻梁王氏被逼難  
堪當即投繯殞命核其情節寔屬不法若僅照威  
逼律問擬杖責枷號似屬情重法輕吳全英應從

重改照克惡棍徒無故擾害良人例發雲貴兩廣  
烟瘴地方充軍仍照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當  
苦差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吳佛貴聽從吳全英打  
毀什物亦屬滋事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加枷號  
一個月尚不足示儆應加枷號三個月餘照該撫  
所擬完結四月山西民婦趙張氏因出嫁之女張  
趙氏聚賭潑悍不守婦道伊壻張翔鵠堅欲休回  
隨起意勒死山西撫臣雅德以張翔鵠幫同勒死

伊妻雖係為從但例無聽從他人謀故殺妻得以輕減明文自應仍按本律定擬將張翔鵠依律絞候趙張氏擬杖徒部議查律載尊長謀殺卑幼依故殺法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又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故殺者亦絞又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蓋毆妻致死無論謀故罪止絞候係指本夫起意殺妻者而言至聽從他人殺妻既與本夫自行殺妻不同又與凡

人謀殺加功情亦有異向因此類案情絕少故例內並無聽從他人謀故殺妻作何治罪明文此案張翔鵠因妻趙氏不守婦道往訴妻母趙張氏欲將趙氏休棄趙張氏隨往訓斥因趙氏愈肆潑詈心生怨恨起意致死是趙氏之死寔由伊母趙張氏起意謀勒所致除趙張氏不應如該撫所題依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理毆殺律杖一百應改依尊長謀殺畧幼依故殺法故殺子孫杖六十徒一

年律應杖六十徒一年係婦人照例收贖外至張  
翔鵠勒死妻命係聽從加功之人該撫以律無明  
文仍將張翔鵠依殺妻本律定擬絞候不特與本  
夫自行謀故殺妻者無別且與凡人聽從加功謀  
命擬絞之條致滋牽混揆之情法未為平允而此  
案事例既無成律可稽查三十七年四川督臣題  
敘永廳李如榜毆妻楊氏傷重垂危料不能生聽  
從義父傅天成主令假作自縊希圖卸罪即取蘇

繩遞給傅天成將楊氏繫掛枋上懸吊殞命該督  
將為首之傅天成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李  
如榜照尊長謀殺卑幼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  
流三千里經部核覆題准今張翔鵠聽從妻母趙  
張氏將伊妻趙氏謀勒斃命與李如榜聽從義父  
傅天成將伊妻楊氏懸吊致死事同一轍似可懸  
照定擬應將張翔鵠即照李如榜之例辦理奉  
旨依議九月廣西巡撫朱椿奏查例載搶奪傷人下手

為從及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之首犯均改發邊  
遠充軍又例載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又傷輕  
平復之首犯改發邊遠充軍嗣經部議將搶奪傷  
人為從暨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傷輕平復二  
項俱改擬發往新疆交該都統酌撥種地當差奉  
旨依議在案惟搶奪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之首犯非  
由新疆改發內地未經議及仍照向例發邊遠充  
軍較之搶奪下手為從暨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

刃又傷輕平復之首犯罪名反輕查搶奪本重於竊盜因竊盜既經拒捕與搶奪無異是以不論搶竊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均發邊遠充軍今竊盜傷人已改新疆而搶奪傷人仍發邊遠似未平允應請將搶奪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之首犯比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之首犯亦改爲發往新疆交該都統酌撥種地當差部議從之四十八年五月部議現奉新例旗人犯該刺字即



銷除旗檔以民人定擬除僅止搶竊並無逃罪自  
可遵照新例辦理外其逃竊並發核其竊罪僅止  
徒杖輕於逃罪者該犯係刺字銷籍之人既未便  
照二罪俱發以重論之律仍將該犯依旗人逃走  
例發往當差若畧其逃罪以民人例計贓治罪而  
該犯所犯搶竊罪止徒杖者轉得免其發遣又覺  
輕縱臣等伏思正身旗人理應守法當差顧惜廉  
恥乃敢於逃後搶竊及搶竊後復行逃走是其重

疊犯罪自當一例從重辦理以昭懲創應請嗣後滿洲蒙古正身旗人逃後有犯搶竊及犯搶竊私逃同時並發核其搶竊贓數罪在流徒以下律應刺字者無論逃在一月內外俱照在京旗人逃走發遣當差在配怙惡不悛之例改發雲貴兩廣邊遠地方令地方官與民人一體嚴加約束至漢軍正身旗人但有犯應刺字者亦即照新例削除旗檔其逃竊治罪之處另有專條仍照漢軍本例定

擬如此酌定條例庶旗人知立法綦嚴各知檢束  
不敢輕蹈法網而臣部辦理逃旗並犯搶竊之案  
亦可畫一遵循奉

旨依議十月陝西按察使王昶奏查命案重犯脫逃所  
有承緝之州縣先於本境實力查拿並詢明踪跡  
無論隔府隔省差役攜帶通關密行偵緝及至初  
叅限滿無獲之日造具事由清冊分咨各省通緝  
由近而及遠辦理實為周備但關緝鄰省必先詢

明該犯或有親戚可依或係舊時來往始可差役  
往關而兇徒既經竄逸凡有可以潛藏之地親鄰  
保甲未必周知即屬無從關緝查命案初叅以六  
個月為限屆時始造年貌事由清冊申詳督撫轉  
咨各省恐頑獷之徒早已乘間遠颺而他省未接  
通咨該犯等往來道路何從一體盤查且限至半  
年為時既久該犯等遠適他方亦得從容藏匿及  
鄰省接有咨文緝捕而藏身既固更屬難於搜獲

故雖有通緝之名並無通緝之實者職此之故臣  
詳加體察兇犯畏罪潛逃其形踪詭秘何所不至  
豈復論地之遠近況各省地方官雖間有留心緝  
捕未奉通咨而獲破重案者然不過百之一二是  
以設為通緝以絕其逋逃之路但同一分咨與其  
咨緝於後而致輾轉潛逃何如咨緝於先而使剋  
期就獲請嗣後命案內遇有兇犯脫逃該州縣審  
明屬實即於初報時一面本地緝拿一面造具年

貌事由清冊即詳請飛咨各省協同緝捕不必更  
俟至六個月初叅之後始行通緝如此立時四面  
查拿不論何處道路關津俱有捕人稽察兇犯如  
敢往來既不難於弋獲且使兇惡之徒明知各處  
截留容身無地更不敢任意逋逃自可早為擒獲  
再查三十七年湖北按察使劉秉愉條奏盜犯脫  
逃當即飛咨鄰省協緝經部議奏以鄰省通緝文  
檄每多視為具文而本境承緝官員因有鄰省責

成或致心存怠忽臣思地方遇有重案雖飛咨各  
省而承緝之限例綦嚴如果逾時不獲本地方官  
應得處分斷難稍貸自不敢因詳請通緝稍弛其  
查拿之責如盜案內有罪應重辟者照此辦理庶  
於緝捕之法益為周密部議從之十一月部議查  
秋審竊盜滿貫一條內凡竊盜衙署倉庫餉鞘軍  
裝及將本章公文燒溺者乘人遭風失火肆竊者  
蓄謀放火竊財者結夥入室肆行竊奪者考棚丟

包撞騙者積匪滑賊犯竊多次者一夜連竊數家  
者奴僕忘恩負托勾引外賊及婢女同竊主財者  
竊盜軍流在配脫逃肆竊者僧道喇嘛回民番民  
結夥肆竊者店家船戶車夫雇夫鑽艙等賊積慣  
為匪貽害行旅者蓄意謀竊官員客商沿途潛行  
乘機竊取者犯案被獲扭鎖逃竄後肆竊者屢次  
搶竊賊俱滿貫者此等賊匪一經得財在一百二  
十兩以上俱屬情節較重歷年俱照例擬入情實



其餘尋常鼠竊情節稍輕者擬入緩決今乾隆四十八年秋審

朝審內竊盜滿貫緩決之犯與竊盜三犯贓至五十兩以上緩決之犯應照例減等發遣查本年各省秋審內此二項賊犯共五十二名

朝審內二名俱經奉

旨緩決在案相應恭摺具奏奉

旨依議五十年二月部議向例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流

徒罪俱分別折枷鞭責完結迨三十九年直隸總督周元理具奏審擬船戶劉治偷賣漕米一摺奉上諭據周元理審擬劉治偷賣漕米發煙瘴充軍從犯分別擬徒一摺已批交該部核議矣其從犯方天禿聲明係旗人應折枷鞭責完結等語固屬照例辦理但同係旗人其間亦各有分別如果身居京師食餉當差在官執役之人身犯徒流等罪原可折枷完結若在屯居住及各處庄頭與民人混處日久即與民

人無異則犯法亦當與同科嗣後除京城之滿洲蒙  
古漢軍現食錢糧當差服役之人及外省駐防之食  
糧當差如犯徒流等罪仍照舊鞭責發落外其餘住  
居莊屯旗人及各處莊頭並駐防之無差使者其流  
徒罪名俱照民人一例發遣著為例當即通行各省  
暨

盛京吉林等處查自四十年起至四十九年止

盛京各處軍流發遣者共二十二案實徒者一十六

案查

盛京各處旗人與在京本屬不同京中旗人城居者多屯居者少當差者多間居者少是以雖定有實發之例而實犯者無多若

盛京吉林等處旗人皆散處四鄉而城居者不及十分之一且差使限於定額不能人人挑補是屯居之無差使者實處於不得不然並非游惰偷安者可比偶爾犯法即同民人一例實發將旗人之混

入軍流民籍者日積益多且犯罪各有輕重若使尋常犯罪與寡廉鮮恥有玷旗籍者一例發遣亦覺漫無區別請嗣後旗人犯罪除在京八旗屯居及附近京城各處莊頭之無差使者其犯軍遣徒罪名俱照民人一例發遣外至東三省旗人有犯寡廉鮮恥身玷旗籍者始照例實發其屯居之無差使者仍照舊例分別折枷鞭責完結奉

旨依議三月部議據署川督保寧咨稱蒲江縣民曹履

潔因大功服弟曹富潔圖姦伊媳杜氏未成該犯聞喊捕獲送官詎曹富潔以送官並無死罪將來定要殺害該犯怒其兇惡用繩纏頭項力拉斃命該督將曹富潔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鬪殺論毆殺同堂大功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咨部又安撫書麟題太和縣民楊心悅因期親服弟楊永振圖姦大功孀嫂祝氏未成祝氏哭訴前情該犯理斥不服楊永振反持刀拚命該犯一時忿激拾

斧毆砍殞命該撫將楊心悅依砍殺胞弟例擬絞  
監候二案皆係尊長因卑幼圖姦起衅有心致死  
情節相同辦理並未畫一查尊長圖產圖姦挾忿  
逞兇殺害卑幼者則按律擬絞秋審入於情實若  
尊長圖姦卑幼被殺死尊長者夾簽聲請蒙

敕下九卿覆議量予未減蓋律重倫常法寬義忿皆有  
成例可遵若尊長殺死卑幼者律無明條是以各  
省辦理未能畫一伏思尊長之於卑幼情親分尊

有管教之責如卑幼罔顧倫理輒圖姦有服親屬  
瀆倫傷化已犯十惡內亂之條尊長訓責不服一  
時義忿因而致斃若亦照尋常謀故一律全科反  
置亂倫之罪於不問是殺由義忿之尊長與尋常  
故殺卑幼之尊長兩無區別請嗣後凡卑幼僅止  
為匪不法及一切尋常干犯或尊長另有私嫌乘  
機殺害者仍照謀故本律各按服制辦理外如有  
卑幼圖姦有服親屬被尊長忿激致死審有確據



者悉照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擅殺律無論  
謀故各按照服制俱以鬪殺定擬其在場幫毆有  
傷之犯除係死者有服卑幼仍以謀殺故殺服制  
本律科斷外其餘無論凡人尊長概照鬪殺餘人  
定擬奉

旨依議九月協辦大學士和珅等奏查向例流罪人犯  
如有中途在配脫逃被獲改發者均就其現配地  
方計程發配又免死減等流犯脫逃被獲者亦就

其原配地方計程發配至附近改發近邊近邊改發遠邊遠邊改發極邊應由配所定地之處例無明文應將軍罪脫逃改發人犯均照流罪脫逃就配所改發之例由配所定地交刑部載入冊內若現配地方應配之所即係原籍相近之處而地處邊境再無別處可以改發者仍從其原籍改發倘原籍改發之所較原配相近則視其拿獲地方改發庶與五軍三流道里表所定遠近里數俱無違

碍不致有應遠較近之弊奉

旨依議

皇朝通典卷八十六